超時空之戰

林卡特著　方以庸譯



照耀明日的書　17

超時空之戰

林卡特著　方以庸譯



照耀明日的書 17

照耀明日的書17
超時空之戰
方以庸譯
林卡特著
照明出版社

陸士約是一個電子工程師，一個企業鉅子。他從一無所有到擁有價值千百萬的財產，靠的是科學家的推理能力和商業上實事求是的精神。他的生命中從來就不曾有過想入非非的幻想——直到有一天，在他的辦公室裡，一柄手槍突然在虛空中出現向他開火。

隨著而來的一連串事件把他捲入驚險無比的逃亡之中，而他發現自己居然是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變種，一個可以在時空之間自由往返的射電神經超人。

在未來世界都市紀養生城裡，人類最後殘存的份子正在尋歡作樂，假如他能夠活得下去的話，陸士約的任務就是……

美國 林卡特 著
方以庸博士 譯

超時空之戰

照耀明日的書
17

目錄

譯序

前後花了四個月的功夫，終於把這本書翻譯完了。大約是六年前的一個晚上，我在奥本大學的電子計算機中心値夜班。沒有甚麼事情做，爲了避免在冷氣房裏打瞌睡，就在別人的書架上找到了這本書，沒想到一下子就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從那時候起就變成了一個科幻小說迷。後來陸續也讀了不少作品，但是「超時空之戰」（Time Way）仍然是我最喜歡的作品之一。

謹以此書獻給國內所有對科幻小說有興趣的讀者，讓我們希望，有那麼一天，東西方的文化都能夠溶合在一組宇宙方程式裏面，都能各自顯現出它們的光輝。

也說不定曾經有過那樣的一刻，當所有的物質都凝聚在一個巨大無比的宇宙量裏面時，虛空

中却有一個雷鳴似的聲音喊道：

「天地生於有，有生於無！」

民國六十九年五月十五日在臺北

不可思議的兇手

設備豪華的辦公室裏一片靜寂。除了冷氣機輕微的低鳴外，就祇有外面秘書打字的聲音，隱隱約約地從厚厚的桃木門傳過來。

陸士約正在埋頭研究一些電子零件的說明書，偶然抬起頭來，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祇見半空中赫然出現了一柄左輪槍，漆黑的槍管不偏不倚地對着他的眼睛。他用力地眨了一下眼。突然而來的恐懼使他完全痲木了。帶着一種旁觀者似的超然態度，他看出眼前的武器是〇・四五口徑的小馬式自動手槍。他自己的抽屜裏就有一把一模一樣的。

他的理智拒絕相信這件事，可是眼前所見的却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光天化日之下，一柄手槍

虛懸在那裏，看不出有任何支撐著的跡象。

眞是活見鬼，這是不可能的！

但是手槍還是在那裏。

細細的陽光透過窗簾，照射在黑得發藍的槍管上。這絕不是，也不可能是幻覺，而是活生生的事實。

就在幾秒鐘前，他還在研究着手下的工程師送來的一份報告。他的公司與政府簽有合約，發展一種新型飛彈的導向系統。到那時爲止，他的世界都是正常的，甚至還帶有一點乏味。

而現在，他好像突然被送進了活生生的惡夢中。

那柄手槍還是紋風不動地停在半空，好像有一隻隱形的手握着它一般。

以上的念頭都在自他看到手槍黑黑的槍口起的一、二秒鐘內掠過他的腦海。

然後是「克勤」一聲，一隻看不見的手打開了保險扣。陸士約覺得自己在瞪著眼鏡蛇的兇眼。他有一種末日來臨的感覺。眼睜睜地看著板機扣動了，等待著子彈在下面的千分之一秒中射穿自己的腦袋。

他當時心裏唯一的念頭是，及時避開射出來的子彈是完全不可能的。

一聲巨響震憾了整個辦公室。然而——

陸士約迷惑地發現自己站在房間的一個角落裏，離他的辦公桌足有三十呎之遠。他的雙腿發抖，混身冒著冷汗，好像經過了一場劇烈的戰鬪一樣。

他覺得頭暈目眩，整個房間繞著他不停地轉。他拼命地抓住旁邊的一張沙發支持著身體，等候暈眩的感覺逐漸消失。最後他總算控制住了。然後心驚膽跳地檢視身上，居然發現——

甚麼事都沒有！

沒有血漬，沒有傷口，外衣上甚至連一絲一毫火藥燃燒過的痕跡都找不到。整個過程就像是一個玩笑，一個大大的惡作劇，要不然他就是在做夢。

一定是在作白日夢。但是他的腦子清清楚楚的明白事情的確是發生過的。隆士約知道自已是一個頭腦清楚的人，一個電子科學家，一個成功的商人，而且是一個財雄勢大的企業巨子。他千辛萬苦地從底層向上爬到目前的地位，靠的就是商業上實事求是的作風，加上科學家的想像力。他的生命中從來就不曾有過想入非非的幻想。

他一向相信自已的神經感覺，蔑視白日夢。而現在，他的感覺却向他報告了一件不可能的事，那麼這一定是幻覺了。他反覆思量，一會兒認爲是幻覺，一會兒又認爲不是。

但是那柄手槍的的確確是開了火的。這一點毫無疑問。他的耳朵裏還留著回響。鼻孔還聞到火藥的氣味。

他向手槍所在的空中望過去。

它已經不在那裏了。

幾秒鐘之前還在向著他開火的，現在居然就此無影無蹤了。

外面的打字機聲音已經停止了，代之而來的是一片騷動。然後房門突然被推開了。一個衣著入時的女子衝了進來。

「先生！陸先生！發生了甚麼事？我們聽到——」

他直覺地決定不要嚇壞他的秘書小姐。

「沒事，林小姐，一切都很好。祇是一個小小的意外。我正在清理我的手槍——我抽屜裏的那一把——它走火了。我忘了裏面還有子彈。」

他不住地安慰他的秘書，請她離開，並且表示不要來打擾他。然後他回到他的辦公桌前。

這會是做夢嗎？難道是他在工作的當兒打了一個盹，然後夢見了整個事情嗎？他不禁苦笑。

假如是的話，他的夢居然還可以影響到別人，因為外面的秘書小姐也聽到了槍聲。這個解釋不能

成立。

一陣衝動使他打開最底下的抽屜。一柄〇・四五口徑的小馬式手槍還躺在裏面，這是他戰時的紀念品。

房間裏還瀰漫着硝煙的氣味，不過在這邊更加濃。他伸出手去，把手槍拿起來，整個人都呆住了！

槍管還是熱的，燙到他的手指。

他嗅了一下槍嘴，又把子彈都退出來。一發子彈已經打掉了，而且還是剛剛才用掉的。

毫無疑問，剛才用來殺他的就是他自己的武器！

這個不可思議的事件把他弄得虛虛浮浮的。陸士約決定今天不做事了。他命令他的秘書取消當天的一切約會。然後離開了公司。

他乘着自用的小電梯到了樓下，穿過陸氏大樓的前廳走到街上。雖然他可以呼叫他的司機把車子開過來，不過他覺得還是走一下路比較好。新鮮的空氣和陽光或許可以令他清醒一點。

最近的酒吧就在對面馬路的拐角上。來一杯冰涼的馬丁尼說不定可以振作一下。陸士約穿過

午後的人羣，走到十字路口，等著交通燈亮起，然後起步。

不知是由於一種預感，還是他眼角的反應使他突然轉過頭來。

行人用的交通燈還是綠燈，所有的車子都停著讓行人通過。可是有一輛車子突然向前衝出。一輛新式美觀，使用渦輪引擎的大型車，向著他直衝過來。

斑馬線兩邊的行人都尖叫地散開，祇有陸士約還呆呆地站在路當中，腦中突然一片空白。

那輛大轎車就像一具火箭似地直衝過來，一下子變得巨大無比，立刻就要撞上他的身體了。他一定會血肉橫飛。這是避無可避的，車子已經快要壓到他的身上了。然而——

陸士約突然發覺自己站在人行道邊上，緊緊地抓着一根燈柱，全身三萬六千個毛孔都在往外冒着冷汗！

抬起頭來，還可以看到那輛巨大、亮閃閃的大轎車剛好通過了他的身體幾分之一秒鐘前還在的地方。

四面八方都是驚呼的聲音，一個警察拚命地吹哨子，許多車子都在急刹車。陸士約閉上眼睛，昏了過去。等他再張開眼睛時，發覺一隻强壯有力的手把他扶著，一個臉色紅潤的警察正在看著他。

「老天爺，是陸先生你！眞是好險啊！我發誓以爲你要去了。這些瘋子！」那警官停住了。紅紅的臉上現出迷惑的表情。「眞是奇怪，你是怎麼躲開的？我敢發誓——你沒事吧？陸先生，要不要我馬上叫一部救護車？」

陸士約吞了一下口水，拼命用他的意志壓制著顫抖的身體。

「不——用不着，警官，謝謝你！我現在最需要的是喝一杯酒！」他掙扎著站直了身體。

奧利雅酒吧內部一片幽靜，空氣混雜著皮沙發與雪茄煙的氣味。陸士約找了一個暗暗的角落，呷下了一杯苦澀冰冷的馬丁尼。然後點起一支香煙，深深地吸進肺部，再慢慢地吐出來。

他一向認爲自己是一個勇敢的人。可是在不到三十分鐘之內他已經連續兩次險死還生。沒有一個人可以受得住這些刺激的！他再叫了一杯酒，然後靜靜地坐在那裏等他的身心鬆懈下來。

一個像他的地位這樣高，爬昇得又這樣快的商人，是不可能沒有敵人的。他也不例外。雖然還不到四十歲，他已是一個擁有龐大工業組織的巨頭，在好幾十種企業裏都分一杯羹。毫無疑問的是會有一些商業上的對手希望他去見閻王的！

他的公司與政府簽了好幾個有關國防上極端秘密的合約。如其中包括一個有關自動核子飛彈的計劃。大約有半打左右的外國政府會非常樂意得到那個設計的藍圖。他們至少會希望能够幹掉

他。這樣子公司就會被接管。那個飛彈計劃也就完了。

但是，他直覺地認爲這次謀殺的幕後人物不會是商業上的敵人，也不是外國間諜。前後兩次的襲擊實在太離奇了。那柄手槍肯定是沒有人拿著的。至於那輛大轎車，他記得當他緊緊地抓著路燈柱，眼睜睜地看著那輛車穿過他的身體一瞬間以前還在的空間中的時候，他曾經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駕駛座上的情景。

那裏面是空的！

那部本應撞死他的車子居然是沒有司機的！

陸士約喝光了第二杯酒，然後用酒吧裏的電話通知他的司機。幾分鐘之後，一部長型黑色的豪華轎車駛到了門口。陸士約跳上車。車子裏的空氣調節芳香沁涼。車子平穩地滑入了路中。

陸士約搔著頭，開始盤算下一步的計劃。今天是星期五，他有一個週末要打發。他原來是準備到城東的房子去過夜的；還想過打個電話約女朋友茉莉出來吃晚飯。但是他覺得目前心神錯亂，還是不要去好。突然間，不知甚麼緣故，他想起了海鳳鄰博士來。他已經好幾個月沒有看到這位老人家了。海博士是他大學時代的老師。雖然兩人的年齡、經歷與性格都很不相同，可是他們之間卻一直維繫著深厚的友誼。現在陸士約急切地需要向一位心智卓越，思想高超的人傾訴他今

天的怪異經歷。海博士無疑是最合適的人選了。

他同時也興奮地想起了海鳳鄰博士的專長就是行爲心理學。他多年來的主要興趣就是研究一些怪異的，確實的存在但是不能用正統的科學定律予以解釋的現象。陸士約絕對相信他會在海博士那兒得到他目前最需要的同情與瞭解。

海鳳鄰已於數年前退休，目前住在郊區一幢獨立的房子中。陸士約無法抗拒這個計劃的誘惑，他透過對講機命令他的司機把車子停到路邊，塞給他一張二十元的鈔票叫他自行坐計程車回家。然後自己坐到駕駛座上，留下他的司機迷惑地看着他把車子開走了。

從城裏到城外要開好一段路。陸士約盡量利用這段時間來放鬆自己。他從高速公路下來的時候已經是晚霞滿天了。車子轉進了一條私家路，經過幾排老橡樹，最後停在一幢老房子的前面。外面用紅磚砌成牆壁，牆上塗著奶油色的灰泥，並用深色的木柱分成許多格。

海鳳鄰的僕人，一個名叫高曼的菲律賓人，開了門把他迎進客廳。裏面都是些古色古香的傢俱。脚下是深陷脚背的名貴波斯地毯。僕人請他等了一會兒後，又把他帶到書房裏，海鳳鄰就在那裏等著他的老朋友。

主人深色瘦削的臉孔帶著貴族化的氣質。銀白色的頭髮，眉間相距甚寬，眼睛閃耀著智慧的

光彩，身上穿了一套深色的睡衣和一件黑絨的便袍。

「士約，能夠見到你眞好，眞令我驚喜！想不到你會這樣突然光臨。當然你會吃過晚餐再走吧？」

「我還想在這裏過夜哩！假如你不反對的話。」陸士約微笑道。

「我會反對？眞是再好也沒有了！我們可以作長夜之談。趕快過來坐下，來一杯白蘭地加蘇打水。你看起來很萎頓的樣子，工作太辛苦了是不是？」

「完全不是。公司簡直是在自己推動它的業務。」陸士約躺在一張大大的皮沙發上，舒服地把腿伸到壁爐的火前面。主人在他的面前放下一杯酒，然後自己也坐下，開始點起一支舊煙斗。有好一陣子陸士約祇是靜靜地坐在那裏，吸收著房間裏溫暖的氣氛凝視著高高的天花板和陳列著精裝書籍的桃木書架。黃昏的餘暉從高大的法國式窗戶裏透進來，大理石面的桌上擺滿了景泰藍、象牙雕刻、琥珀與寶石等玩物，幽暗的角落堆滿了學術性的雜誌。

然後他開始說話了。他盡量用一種不帶感情的、實實在在的態度，並且盡可能小心地保留一切細節，描述了先後兩次事件的發生經過。那年長者則靜靜地坐在那裏，抽着煙斗，非常注意地聽著，從來不去打斷他的談話。陸士約說完之後就靠回了沙發上。海鳳鄰沈思地摸著鼻樑，又清

了一下喉嚨，才開始講話。

「你來看我顯然是因爲我是做這一方面的研究的。」他說道，「唔……多年來我一直都在搜集這方面的資料，霍特氏的書裏當然有不少這一類的材料。但是我目前還沒有一個合理的解釋或是一些理論可以告訴你的。」

「那麼你對這件事的想法如何？」陸士約問道。

「唔，有好幾種解釋是很容易想到的。雖然說不定沒有一種可以適用於你目前的情況。士約，我認識你太深了，不會認爲你會神經錯亂的。而你自己的生活習慣一向正常得很，不至於酗酒或服食一些迷幻藥之類；同時你的秘書也聽到了槍聲，那位警官也看到了那輛車子，因此這兩件事都不可能是在做夢，除非是那兩位證人也是在你的夢中出現的。

「不——我想我們可以認定今天晚上你告訴我的整個事情是的確發生過的。而且經過情形就正如你所說的一樣。有人——有某些人、某一個組織，或是某種力量——想要幹掉你，你想會是誰呢？」

陸士約告訴了對方有關他商業上的敵人和外國間諜的想法，同時也把他認爲不大可能的想法說了出來。

海鳳鄰沈思地點點頭：「不錯，通用核子動力公司或是中國共產黨要用巫術或魔法來幹掉你想來是不大可能的。就算他們眞的有這個打算，也會用一些比較普通的、合理的方法。不會一開始就訴諸神奇。」

他突然給了陸士約一個評判性的眼光。

「你知道嗎？士約，你好像沒有注意到另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是甚麼？」

「那兩次行兇的方法已經够離奇的了——但是有關你避開危險的方式又如何呢？你說你在一瞬間內從辦公室的一端到達另外一端，就這樣避開了子彈。然後你又在馬路上突然從這一頭跳到另外一頭避開了車輪。嗯！這方面我倒可以給你一點幫助！超覺移位（Teleportation）是一種已知存在的現象。許多書裏都有記錄這種例子。」

「超覺移位？我聽說過這個名詞。可是我對這類怪事一無所知。」陸士約回答。海鳳鄰搖搖頭。

「超覺移位一點都不怪！」他肯定地說，「杜克（Duke）大學裏的萊因博士與他的同僚們多年來一直都在醉心研究這一類的事情。他們發覺極少數的人，在面臨壓迫的情形下，可以用一

種超正常的能力在瞬間內把自己或一些物體移動一段距離。」

陸士約聳了聳肩道：「聽起來像是不可思議的怪事。」

「雖然如此，它並不是超自然的事情。這類事情屬於超物理學（Paraphysics）的範圍。有一種未知的能量，其作用動力我們還沒有計算出來。將來總有一天，那些數學界的兒郎們會把它作用的原因及方式都確確實實地用方程式表示出來。不過目前對我們來說還是莫名其妙的。同時——士約，你難道忘了嗎？這並不是你第一次的超覺移位哩！」

海鳳鄰的話觸發了他多年以前就已經遺忘在腦海裏的一段記憶。現在他記起來了。那已是十五年前的往事了。在韓戰期間，他是戰車車長。他的車子陷在對方臼炮陣地的火網中，粉身碎骨已是指顧間的事。他們的觀測員發出一聲警告——半路就被一聲巨響和白熱的火光打斷了。陸士約失去了知覺，醒來後發現自已身處一塊稻田的泥漿中，離開爆炸的現場足有半哩之遙。

這件事可以解釋爲心智暫時迷失的結果。陸士約可能糊里糊塗地離開了破碎的戰車，一直到了安全地帶才清醒過來。事實上他後來就是這樣向上級報告的。沒有人懷疑過這個報告的眞實性，除了他自己。後來他把這段經歷告訴了海鳳鄰。因爲他自己淸淸楚楚的記得，當他的觀察員正在發出警告，一枚炮彈正要掉到他們的頭頂上的時候——陸士約剛好在看他的手錶。

而當他恢復知覺，泥足深陷在冰冷的水田中的時候，他還是在進行看手錶的動作。在戰車被毀的前一秒鐘，他看到長針正指在一個數字上。而站在泥沼中的他，居然發覺長針還是指在同樣的位置上！

他過了好一會兒才肯定了這個事實。那就是，他曾經奇蹟地移動了大約半哩的距離，所需的時間在手錶上居然看不出來。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一直到今天為止他從來沒有找到這答案。

憐雪小姐

陸士約在睡夢中突然驚醒了。有好一陣子他努力要辨別四周的情形，還有將他從睡夢中驚醒的那個聲音。

然後他就慢慢地記起來了……白天發生的怪事。他開車來到海鳳鄰教授的家裏，他們談了好久，最後居然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超覺移位。

僕人高曼給他們煮了一頓非常可口的晚餐。海鳳鄰在餐桌上是一個非常健談的主人。他學識豐富，吐屬不凡，於是賓主盡歡。陸士約喝了不少葡萄酒。等到夜闌人散時已經很晚了。主人堅持要留他過夜，還命僕人打開了一間很少用的客房給他。

他借了海鳳鄉的一套睡衣，準備休息，却一點睡意也沒有。腦子裏盡是一些稀奇古怪的理論與數學謎語。他就這樣瞪着天花板，過了許久，才迷迷糊糊地睡去，還斷斷續續地作了一些惡夢。

是誰把他吵醒的呢？他僵硬地躺在那裏，感覺到自己身體下面溫暖柔軟的雙人床與睡房四周的寂靜與淸冷。到底是甚麼東西使他突然醒了過來呢？

然後它又來了。瑟瑟索索的聲音，就從房間的那一頭傳了過來。

他轉頭往半開的窗戶那邊坐過去。厚厚的窗簾遮住了外面明亮的月光，祇透過模模糊糊的銀白色。

然而就藉著這一片蒼白，陸士約看出了一個黑黑的影子。

雖然祇是穿了薄薄的睡衣，他全身都開始冒汗。

有一個東西在這個房間裏，正在窗戶與他的床舖之間移動著。

他渾身發軟，恐懼已達於頂點。

這個外來的侵入者正在黑暗中慢慢地接近他的床舖！

陸士約的生活一向是非常活躍的，他知道甚麼是危險與暴力。他同時也是一個大塊頭，胸部

寬濶，身材高大，肩膀結實，肉搏經驗豐富。他蓄勢待發，準備面對一個可能帶着武器的强盜。然後，不發出一點聲音，偸偸地伸手到床邊的小茶几上，一下子打開了床頭燈。房間裏立刻充滿著柔和的燈光。出乎意料之外，這個午夜的訪客竟然是——一個女人！一個年青的女子。皮膚深色但非常迷人，帶著貴族氣質的臉孔上有一雙聰明，警覺但冷淡的眼睛。她的身材苗條，身穿整件用不知名的閃爍的材料做成的緊身衣。

她本來在黑暗中向他的床邊走過來，現在緊張的止步，眼睛一時受不了突然而來的燈光。

陸士約稍爲放鬆了一下。目前似乎還沒有危險。這個神秘的女子並沒有携帶武器。他大聲地詢問對方的來意。

「陸士約，我沒有時間來回答你的問題」，青年女子用一種溫暖的女中音很快地說道，「你必須非常注意聽我所說的話。你已經有兩次差一點喪生了——」

「你是怎樣知道的？」陸士約打斷她的話。

對方不耐地搖搖頭，黑漆的長髮上下起伏。

「不要講話，祇要注意聽！我在這個眞實時段中出現要消耗很大的能量。假如你想躲過下一次的謀殺的話，你一定要知道一些事情。我是唯一可以告訴你的人。」

「好的，我在洗耳恭聽。」

「很好！現在小心記住我所說的每一句話。你未來的生存完全要看你對整個情況的了解程度而定。你可以稱我爲憐雪小姐，假如你願意的話。我不是你這個世界的居民，甚至不屬於你們的這一個時代。我是從未來的另外一個遙遠的眞實時段（reality segment）來的。離你們的時代約有一百萬年之多。我們的時段稱爲田園紀（Arcadian Age），代表了人類文明發展的最完美階段。不過，我們的眞實時段的存在受到了——」

「你所說的眞實時段是甚麼意思？」陸士約迷惑地打斷她。對方不耐的皺了一下眉頭。

「請不要打斷話頭，現在每一秒鐘都是非常重要的！卽使是在你們現在的原始時代，你們之中的一些傑出科學家也會注意到在所謂臨界點（Crisis point）——在作重大決定的時刻時——未來的歷史是有各種可能的情況的。是不是？」

陸士約記起了他好像曾經讀過這一類所謂「交替實體」（alternate realities）的東西。比方說假如阿歷山大大帝沒有因肺炎死於巴比倫而是活下去完成他的帝國大業的話；又假如拿破崙在滑鐵盧之役打敗了威靈頓並且征服了英國的話；又或者希特勒的科學家在曼赫頓計劃完成之前先行做出了原子彈並且用來摧毀了倫敦、華盛頓、莫斯科與紐約的話，那末……。他猶豫地點了

點頭。那年青的女子趕快地說下去。

「好！那麼；我們的田園紀就是在時間分支裏的一個可能發生的情形。它的存在端賴歷史上一次事件的發生。根據我們的歷史，大約發生在公元第二十萬年——假如用你們的年代系統來說的話。這一次事件就是「安得士」（Arthex）城，卽所謂養生城（Living City）的毀滅。由於這個城市的毀滅，使我們的祖先得以從一種養尊處優，醉生夢死的囚籠裏解放出來。並且迫使他們到荒野中重新學習如何生存，再度培養出勇敢、刻苦與機智的美德。你的敵人——就是要殺你的那個——是一個名叫馬拉里的人，就是養生城的城主。他同時也是都市紀（Urban Age）的最後一個暴君。都市紀在公元二十萬年左右因爲走到了人類文明進化的死巷裏，就此完結。解放後的人類由此進入了田園紀。可惜的是，田園紀只是幾種可能情況中之一種。另外一種可能就是都市紀殘存的人類在荒野中流浪，最後逐漸消失，人類的文明也就此滅絕了。第三種情形就是出現了一個機械人統治的時代，人類社會也從此走向死亡。」

她優雅的姿態中透着緊張，面色發白，明亮的眼睛露出憂慮的神色。

「上面任何一種眞實時段都有相等的機會成爲『眞正的歷史』。最近我們社會的哲人們發現，造成田園紀發生的臨界點——養生城的毀滅或繼續——非常模糊不淸；我們除了主動去促成這

個事件的發生（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遙遠的歷史）之外別無其它辦法。換句話說，我們一定得保證安得士城是的的確確地按著我們歷史記載的過程被毀滅的。

陸士約的思想一片混亂；這麼多聞所未聞的怪談把他弄糊塗了。

「等一下！」他抗議道。「你講的太快啦！你說的這個『養生城』到底是甚麼東西？它到底有甚麼不對一定要被毀滅？而最重要的是，這些事情跟我有甚麼關係呢？」

「我現有的時間不能回答你所有的問題，」那神秘的未來女子答道。「是這樣的，安得士城是公元二十萬年時地球上唯一殘存的文明地區。在此以前地球上各大城市之間發生了激烈的戰爭。所有其它的城市都被毀滅了，安得士城就是在戰火中殘存的人類最後的庇護所。同時也是一個無與倫比的大遊樂場。裏面的所有建築與設施都是設計用來供人玩耍用的。這個城市是都市紀進化過程的最後產物。地球上僅存的人類在裏面受到了一具超級電腦的保護與供養。他們祇是尋歡作樂，一切生活上的需要都由電腦指揮的機械人負責。人類住在封閉的城市之內，遠離了大自然的危險與痛苦——但同時也遠離了產生勇氣，機敏，決斷與力量的因素。上述的進步因子快速地在種族中消失。我們為了要把人類從這種自我毀滅的結局中能解救出來，就一定要把那具管理一切的巨型電腦摧毀，這樣人類才能置身於外面的原野中，重新開始進化的過程。」

陸士約搖了搖頭道：「我還是看不出來為甚麼要這樣做！」

她顯出不耐煩的動作道：「因為人類被保護得太週密了，他們就像是一羣嬰兒似的。他們已經習慣了城市裏面舒服的生活。探險，開墾與刻苦耐勞的性格已經逐漸被淘汰，而且不久以後便要全部消滅淨盡了！」

「那個馬拉里又是幹甚麼的？」他問道。

「我們還不大確定，」憐雪小姐承認。「他與養生城之間的關係很曖昧。他是一個神秘人物，我們的研究人員始終找不出他的來龍去脈。有一個理論說他是一個長生不老的人，同時也是養生城的設計者與建造者。」

「另外一個問題。他為甚麼要幹掉我？」

「因為你對他構成了一種威脅。你是養生城的潛在敵人。讓我來解釋一下。一萬年以前（在我出生以前），我們的研究人員發射了一部具有毀滅性力量的自動武器到安得士城去。這件武器是一座巨大無比的空中堡壘，具有人工的智慧。養生城中稱它為武裝機器。我們給它的指示就是到養生城去發動攻擊。可是我們的科學家低估了養生城電腦的本領。武裝機器才不過開始破壞了安得士城的外圍設施，那個城市立刻在它自己的周圍建立起了一個保護罩。這是一個扭曲空間的

區域，在此區域之中任何物理上的定理都失了效。不管是能量或是物質都無法通過這個保護罩。因此任何毀滅性的射線或飛彈都不能對這個城市有絲毫損害。說得精確一點，任何武器都可以進入罩內，但當進入的那一瞬間它們便完全停止存在了。」

「我想情形就這樣僵持下去了。」陸士約道。

「完全正確。這種僵持的局面已經繼續了一萬多年。我們原來的希望是要摧毀安得士城，把裏面的人類從無望的機械統治中解放出來，結果反而是把他們關得更緊了。」

「而你所說的那具武裝機器，它在這一萬年中作了些甚麼事呢？」

「甚麼都沒有。這部機器的唯一任務就是要摧毀養生城，它雖然無法達成任務，但是它也不會離開。我們自從把它發射到安得士時段後便失去了聯絡。事情就這樣僵持著，永遠也不會改變！」

「那個所謂馬拉里，或是養生城的防衛系統，難道他們不會想辦法把那具威脅性的機器除掉嗎？」

「毫無疑問他們是有這個打算的。不過那個保護罩的作用是雙方面的，因此要從城內發射武器以攻擊外面的機器也是不可能的。」

陸士約摸着額頭，嘗試著要把這一大堆的資料都裝進腦子裏。

「還是那個老問題，這一切事情跟我到底有甚麼關係呢？」

「這個要由你自己慢慢來發現。」憐雪小姐回答。「不過我可以告訴你的是，你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極爲罕見的變種。這種突變出現的機會祇有一千億分之一。你是一個射電神經超人。你的神經系統可以吸收，控制，並且導引電磁光譜上的所有能量。必要時你還可以從任何外界能源中吸取你所需要的能量。馬拉里發現了這件事。他從電腦的計算中發現二十世紀末地球上將出現這樣的一個變種。電腦也知道我們發射了武裝機器，既然我們有能力把人或機器送到其他時段，它的結論就是我們會利用你的幫助來毀滅這個城市。馬拉里認爲以你的能力，你可能是古往今來唯一有這個能力毀滅他們的人。因此他決定先下手爲強把你幹掉。」

陸士約聽得呆住了。他吞了一下口水，竭力想說一些話，却不知從何說起。正在這個時候，空氣中傳來了一陣低沉的鳴聲。那神秘女郎的身軀抖顫了一下。她的目光閃爍。

「我快要失去接觸了，」她急速地說道。「現在仔細聽著，未來的二十四小時是頂重要的！他們會盡全力殺死你。假如你能夠躲過這段時間的話，你就安全了。否則就一切都完了！我忠告你不要回到城裏去。找一個陌生的城市躲起來。用假名字住進旅館，混在人羣中。總而言之，不

惜任何代價都要挨過這二十四小時！」

「但是——」陸士約的話被對方一個迫切的手勢打斷了。

「馬拉里可能會用他的銀衣人來追殺你。這些都是最險惡的殺手，小心它們。目前你的超人能力還在原始階段。你還不能主動地控制能量。所以千萬不要去跟他們鬥。總而言之，要盡可能避開他們！」

「但是，假如——」

「假如你發現自己退無可退，陷於完全絕望的境地的時候，就用這個。」她一揚手，一枚金屬小管掠過空中。陸士約機械地接住。

「永遠把它帶在身上。假如你面臨最危險的關頭的時候，就把它貼到你的耳朵旁邊。它會把你帶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在那裏馬拉里和銀衣人都找不到你的。但要記住祇有在最危急的時候才用它！千萬記住我的話！」

然後她就突然地消失了！

陸士約呆呆地望着她的身體幾秒鐘以前還在的地方。看起來，就像是她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樣子！

他起來走進浴室裏洗了一個冷水澡，盡量命令自己清醒過來。然後從鏡子裏端詳著自己。祇見鏡中的他頭髮散亂，方下巴的臉上一片通紅，原來冷靜的眼睛裏充滿著迷惑和困擾。他變成這副樣子的理由充份得很。

常識與理智告訴他說，這個晚上聽到的東西都是荒謬絕倫的幻覺。一個人竟會在未來的兩個文明社會之間的一場悠久的戰爭中佔著重要的地位。簡直是發神經病！然而……過去廿四小時之內的的確確地是有一個神秘的力量要致他於死命，而那位自稱爲憐雪小姐的美麗少女居然說好戲還在後頭！

陸士約看著鏡中的影子，自問是不是瘋了！假如答案是「是」的話，他就可以把整個事情放在一邊，當作是一場白日夢就成了。

然而他看起來臉色黝黑，眼神清晰，毫無神經質的症狀。同時他又記起與海鳳鄰過了一整個晚上。對方是一個著名的行爲心理學家。假如他眞有一點兒神經失常的話，海鳳鄰是會注意到的。因此他一定得假設自己的神智是十分正常的。

除此之外，他還有一枚小小的金屬圓管可以作爲證據。根據那位憐雪小姐的話，假如他陷於絕望的境地時，這枚玩意兒可以把他送到一個安全的地方。他把這枚金屬小管拿出來研究一番。

這是一枚圓筒狀的小管子，外面是一種閃亮的金屬，有點像是鉻。長約一寸半，寬半寸。入手沉重，有如鉛塊；表面光滑，毫無裂縫。假如這東西眞能發生作用的話，裏面的機件一定非常微小。

他洗完澡，看看時間，已是早上六點鐘。一陣突如其來的衝動使他把那枚金屬管放進口袋裏，穿上衣服，匆匆地留了一張字條給海鳳鄰教授，說他準備去好好地休息一番。然後他靜悄悄地溜出了屋子。

他從大門出來，爬進了自己的車子，發動引擎，從來路往回走，直上了高速公路，下意識地順著公路開，腦子裏却在大動念頭。

不管憐雪小姐的話是眞是假，照著去做總不會有甚麼害處。他若眞到附近的大城市裏躲上個一兩天的話，那個神秘兇手似乎不會找得到他吧。

海鳳鄰的屋子座落在城市的外緣。附近就有一個小飛機場。陸士約有一架雙座的小飛機停在那裏，他常常用來作業務上旅行用的。他可以開車到飛機場，然後換乘飛機溜走。

他把他的豪華轎車開到他的私人飛機庫前面的時候，他的機械師正好也到達上班。那個僱員對於老闆突然出現來作一次早上的飛行並沒有表示詫異。他幫忙把小飛機從庫房裏開出來，加足

了汽油。陸士約給了那人一張二十元的鈔票，命他對自己的這次出門保密，因爲他必須到鄰城去接洽一宗秘密的生意，那個人高興地答應了。

他順利的昇空，繞場一週之後，轉向正北。在附近一百哩的範圍內有好幾個中型的城市可以供他躲藏。剛才他掏錢給那個機械師的時候順便留意了一下自己的錢包，懊惱地發覺身上祗有一百元不到的現金了。這一點錢在平時或許勉强够用。現在是非常時期，他非要想辦法再弄一點現款才成。

偉士城就在前方不遠。那是一個小型製造業中心，位置大約在北方八十五哩左右。由於業務上的需要，他在當地的西方信託銀行開了一個戶口，可以隨時提取現款。

考慮的結果，他決定到偉士城去。雖然那個城市並不大，但是足可供他藏身，祗要避開那些會碰到熟人的地方就成了。假如錢用光了，他隨時可以到銀行去提款的。

他在飛機艙內找出一張地圖，決定了方位，然後修正了航線，向北直飛。

有好幾次他似乎覺得背後有人在跟踪著他！

銀衣人

陸士約漫不經心地操縱著飛機，注意力却完全集中在過去二十四小時之內發生的事情上。外面是一個明朗而寒冷的早晨。蔚藍的天空中點綴著一些雲片，風勢强勁。

最使人驚奇的就是他居然是一個所謂「射電神經超人」。他還不清楚到底是甚麼意思。憐雪小姐說他的神經系統可以控制並且吸收外界的能量供自己使用。

他不住地皺眉苦思。是否這就是他的「超覺移位」能力的來由呢？海鳳鄰說有這種能力的人是非常罕見的。但是他也說過霍特氏的書裏有不少有關這種能力的例子。

然後就出現了這個神秘而美麗的憐雪小姐。根據她的說法，他是人類整個歷史過程中獨一無

二的變種。他的射電神經能力的形成，是遺傳學上的一個偶發事件，而正好就發生在他的身上。

憐雪小姐與海鳳鄰兩人的說法都不大一樣。到底誰對呢？又或者是否超覺移位祇是他的射電神經能力裏面的一種？而其他有超覺移位能力的人則祇能做到這一點？假如是這樣的話，他還有甚麼其他的能力還未發掘出來呢？

就在這個時候，他的眼角閃過了一絲銀色的閃光。他急忙轉過頭去，焦急地用眼睛搜索天空。祇見在後方約半哩處，高度約二千呎的地方出現了一些形狀怪異的閃亮小點，由於體積太小，看起來不像是飛機或直昇機。

飛機上原有一個雙筒望遠鏡，他急忙找了出來，湊到眼睛上。

那一羣小點的形狀逐漸出現。突然間他的全身發冷。每一個閃亮小點看起來就像是一個人的樣子。似乎是用銀色的金屬造成的人。

它們一共有七個之多。直直地立在半空中，好像是耶誕樹上的燈飾。不過它們頭朝上，兩手下垂，雙腿抖動，看起來又像是有人在空中玩弄著的一些牽線木偶。陸士約恐懼地瞪著它們，冷汗已經不知不覺地流滿了他的前額。

到底是甚麼東西使它們懸浮在半空中呢？他看不見有任何噴射推進的痕跡，外表上也沒有任

何這方面的機械裝置。

它們到底是一些身穿緊身銀色衣服的活人呢？還是祇是一些機械人而已？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們都沒有臉孔！

假如這些木偶都是眞人的話，他們的臉都用一片光亮銀色的金屬密密地包起來了！

那些銀衣人沿着一個圓形的軌跡飛行。它們的圈子愈繞愈大。陸士約恐怖地發現，海鳳鄰屋子的附近地區，也就是他昨兒晚上睡覺的地方，竟然就是那些圓圈的中心所在！

那些銀色的木偶仍然繼續飛快地繞着圈子。它們蹦蹦跳跳的動作中透露出冷酷的，不達目的誓不休的決心。

陸士約恐懼得幾乎麻木了。雖然那些銀衣人還未發現他的小飛機，但是他知道它們把他的所在地區納入那個大圓圈中祇是指顧問的事。

現在不知能否用他的超覺移位能力逃走，他集中注意力，努力想像自己身處偉士城中某處的情景。

一會兒他就放棄了，一點用也沒有。

回頭望過去，就在這一會兒工夫，追捕者又接近了好些。而且雙方的距離還在快速地縮短中

。看到對方那種肆無忌憚的作風，陸士約祇覺得一股寒意從他的脖子後面直透上來！

他目前的高度大約是三千呎左右。俯視下方，祇見一片綠色的田野，間有一些起伏的小丘和一些湖沼。細長的公路交叉劃過。前面是一片森林，已有秋天的氣息。森林後面就是偉士城的郊區了。

他把機頭朝下，開始滑行。

後面的追兵已經發現了他的蹤跡。它們放棄了兜圈子，開始採取直線追過來了。他有點納悶，不知這些銀衣人被地上的人看到會怎樣！假如他在機場降落的話，對方是自動消失呢？還是繼續追殺下去？

想到自己連決鬪的規則都不知道，他更加覺得驚惶。這個馬拉里會不會因爲怕被別人發現而收兵呢？想來大概是不會的。就算被警方發現又怎樣？馬拉里活在二十萬年後的世界裏，誰又能管得了他？

他現在已經飛得很低，簡直要碰到樹梢了。但是附近却沒有平坦的農地可供降落。有一陣子他想乾脆落到公路上去，然後攔住一部車子，跳上去逃走。後來又放棄了。那些銀衣人不會在乎多殺死一兩個人或者摧毀一輛車子的。

它們現在已經把他的飛機團團圍住了。毫無表情的臉在外面瞪著他。其中一個飛到了與引擎平行的地方。陸士約眼睜睜地看著對方伸出手臂指向他的引擎，一道藍色的火燄直射而出！

他直覺地把操縱桿拉起來。引擎咳嗽了兩聲，然後就熄火了。飛機開始失速，直往下掉。翼尖撕裂空氣，發出了尖銳的聲音。綠色的草地向著他直撲過來。陸士約手忙脚亂地打開了輔助翼。

飛機從垂直下衝改爲水平，速度也減緩了一些。他盡可能控制著這架失去動力的飛機在凹凸不平的草地上緊急降落。輪子在地上彈了幾次，機身似乎要解體了。有一陣子他以爲要撞上前面的樹林了，幸好飛機終於跌跌撞撞地在距最前面的一棵樹約十二碼的地方停了下來。

陸士約打開機門，連滾帶爬地逃了出來。他四肢無力，心都已快跳出胸膛了。不過似乎沒有受傷。回頭望過去，銀衣人已經向下衝來了。

他毫不猶豫地衝進樹林裏，向著最幽暗的區域鑽進去，完全不顧衣服被扯破，手脚也被刮傷了好幾處。

他跌跌撞撞地逃了大約二十分鐘，不得不停下來喘一口氣，並且仔細地傾聽追兵的聲息，却一點兒也聽不見。難道他終於把它們擺脫了嗎？

然後他的眼神捕捉到一絲閃光。往上面一看，祇見不遠處的樹梢上出現一個銀色的人體。平

滑的面孔向四面張望着。

他倒抽了一口涼氣，急忙鑽進附近的一個樹叢裏。地面上堆積著腐敗的樹葉。陸士約完全不顧潮濕的氣味，整個人都埋了進去，靜靜地躺在那裏。他一動不動地等待著，但是四面非常安靜。

一直過了許久，他還是筋疲力盡地躺著，好像是睡了一會兒。

最後他突然驚醒了。祇見不遠處出現了一片橙紅色的亮光。現在的時間頂多祇是正午，這一片亮光不可能是落日的餘暉。

他從灌木叢中爬出來。非常小心地走到空曠的地帶，四面窺探。看不見那些銀衣人的影子，不過南邊一帶却有一大片金黃色的火光。

樹林燒起來了！

顯然對方打算用火攻把他燻出來。他想起那個帶頭的銀衣人，曾經把火燄噴到他的飛機引擎上。

他絕望地四面環顧，樹木已帶有秋天的氣息，頗為乾燥。風正從火場那邊吹過來，奇怪的是他却聞不到煙火的味道。不過從火光的樣子可以想見火勢之猛烈。

他必須趕快逃離這片地區，否則一定會被活活燒死！

他重新鑽進了樹林內，漫無目標地四處亂走。火光像是愈來愈接近。雖然或許祇是他的想像，不過陸士約覺得身上似乎愈來愈熱。最後他總算走出了樹林。身上被刮破多處，衣服已經被撕的不成樣子了。

他緊張地四望，看不到有銀衣人在附近。這個樹林的面積頗為廣大，它們很可能在高空中盤旋偵察。運氣好的話他也許可以躲過它們。

往偉士城去的公路就在前面的一片斜坡下面。他走到公路上，想要攔往經過的車輛。路上車子並不多，僅有通過的幾輛車子都飛馳而過，毫不理會他的手勢。陸士約知道自己現在的樣子够嚇人的，換了是他在開車也不見得會停下來。

最後終於來了一輛破爛的小貨車，司機是一個五十歲左右的粗壯樂天的農夫。那個好心的人表示願意載他一程。陸士約筋疲力盡地倒在坐位上。對方則好奇地打量著他，並且同情地說著一些這個年頭的駕車人士都不大友善之類的話。然後就打開了話匣子，訴說他年輕時的流浪生涯。他如何坐順風車從東部一直流浪到加州，沿途打一些零工來糊口等。陸士約疲倦地苦笑，猜想對方一定把他當成無業游民了。

他在偉士城的邊緣地帶下車。本來打算給那位好心人一點酬勞的，想想還是由得對方以爲自己是一個流浪漢的好。假如讓他知道這個搭順風車的漢子竟然是一個千萬富翁的話會把他嚇壞了的。

那位友善的農夫跟他道了再見後，就開著他的老爺貨車離開了。陸士約環顧四週，看到一些紅磚砌成的倉庫，公寓式的老房子和鐵路兩旁的堆積場。不遠處有一個小餐館。自從昨天晚上在海鳳鄰家裏吃過一頓豐富的晚餐外，他迄今滴水未進。先過去塡飽了肚子再說。

他跟一個猛嚼口香糖的女侍點了飯菜後，就到洗手間裏把他的衣服整理一下。那套手工精製的外衣已被折磨得面目全非。身上到處都是汚垢。他用衞生紙和熱水清理了一番，又理了一下頭髮，纔稍爲恢復了一點樣子。於是坐下來吃飯。

附近有幾間破舊的小旅館。陸士約挑了一間看起來較爲清潔的。用了個假名字登記了一間房間。櫃台的職員漫不經心地看了他一眼，發覺沒有行李，就叫他先付三十元房租。

房間大致上看起來還可以。熱水器間有雜音，裂縫裏噴出一些水蒸汽。洗手盤上的水龍頭稍有漏水。地毯已被磨破多處，不過床舖似乎還算舒服。陸士約想他大概可以將就過兩天的。

他準備明天早上去買一些內衣，假如錢夠的話就買一件襯衫。不過計算了一下口袋裏的餘款

後，決定還是先去銀行提款後再去買他的衣物。計劃決定了之後，他把外衣脫掉，上床睡了幾個鐘頭，醒來時已是下午六時以後。

他起床穿衣。在鏡子裏看到下巴上的鬍鬚，提醒他還得買一套剃鬚用具。然後他鎖好房門下樓。櫃台的職員連看都懶得看他一眼。陸士約找到一間飯館。躱進角落的位子上，吃了一客廉價的飯餐，然後付帳向旅館走回去。他經過一個報攤時停下來買了一包香煙。偶然看了一下報紙的標題。觸目所見使他全身氷冷。他的照片赫然出現在首頁上，大大的標題上寫著：

失踪百萬富翁捲入海鳳鄰教授的謀殺案

他用抖顫的手丟了一個角子到賣報機內，拿起一份報紙。快步走回旅館，鎖好房門，帶著迷惑與恐怖的心情開始閱讀那份報紙。內容是這樣的：

九月一日美聯社消息：米咸頓地方檢察官歐萊里今日稱，著名企業家陸士約被認爲是最後見到前貝力士大學教授海鳳鄰的人。

陸氏國際企業公司的首腦同時也是百萬富豪的陸士約昨天傍晚時分到海教授的寓所拜訪，與死者共進晚餐，並且留宿該處。上述的證詞係由死者之僕人高曼提供。後者於今晨發現他的主人死在床上之後立卽報警。高曼又表示陸士約是在前一天晚上某時未經通知而離開的。

兇殺之動機迄今未明。海鳳鄉原爲貝力士大學心理學教授，年齡六十七歲，獨身，平日深居簡出，有數種心理學方面之著作……。

陸士約跳過有關海鳳鄉生平的報導，找到有關他的資料，繼續讀下去：

檢察官對記者表示，目前還沒有找到陸士約。他並沒有在東區的寓所裏或是湖濱別墅中出現。相信他已離開本市。警方亟欲與他聯絡。雖然目前通緝他的命令還未發出，不過據說祇是時間問題而已……。

他把報紙丟開，坐在床上，完全被這個消息嚇傻了。他的至友海鳳鄉教授的死亡已經夠恐怖了，警方居然還把他當作謀殺犯來通緝。這兩件事完全把他攪昏了。他的第一個衝動就是拿起電話找他的律師。接着他又想起，這樣做的話就一定會暴露他的所在，而——

憐雪小姐警告過他，未來的二十四小時是最危險的，「……不要回到城裏去。找一個陌生的城市躲起來。用假名字住進旅館。混在人羣中。總而言之，不惜任何代價都要換過這二十四小時！」

陸士約記得她並沒有解釋爲甚麼一定要躲過二十四個小時。他猜想可能是由於某種原因，馬拉里的勢力祇能在這段時間內發生作用。憐雪小姐大約是在早上六時左右在他的房間內出現的。

陸士約看了一下手錶，時間是晚上八點十五分。

再過十個鐘頭，假如那位小姐說得沒錯的話，他就安全了。

他決定躲過這十個鐘頭才跟他的律師接觸。突然間他又有點懷疑憐雪小姐的話的眞確性。設若馬拉里仍可在十個鐘頭之後威脅到他的生命時又怎麼辦？他的律師無疑的會建議他先向警方自首再說。報紙和電台都會報導他在偉士城被捕的消息。那時候馬拉里就會找到他。他很可能在拘留所裏被一只看不見的手揑死，或者是死在銀衣人的手上。

陸士約進退維谷，煩惱萬分。憐雪小姐到底根據甚麼原因可以肯定他祇要挨到明天早上就可以安全了呢？

既然一點兒其他方面的資料都沒有，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假設她的話是對的。

陸士約躺在床上，開始把各種情況歸納起來。顯然他提早離開海鳳鄉的屋子這一着是做對了。他最先看到那些銀衣人的時候它們的確是以海鳳鄉住宅附近的區域向外追踪他的。顯然馬拉里因爲在屋子裏找不到他，就把主人叫醒審問，然後殺死了他，繼續追尋下去。最後把他的飛機擊落了。它們現在說不定已經找到附近來了。

現在的問題是，他向警方自首以後是否安全？憐雪小姐的話到底有沒有錯？

陸士約心裏明白他是遲早要去自首的。他的錢已經快用光了。假如去銀行提款就一定會被發現的。

而馬拉里顯然是在迫使他露面。

那個養生城的城主可能無法搜遍整個偉士城，又或者他不敢讓他的銀衣人暴露出來。因此他就殺死海鳳鄰來嫁禍於他，迫使他繼續逃亡。假如他向警方自首的話就可能被送上電椅。

而他們把他的知心好友殺死了。

陸士約忍住心頭上的悲傷，發誓一定要報仇！

死亡陷阱

第二天早上陸士約醒了。他心情煩躁，睡眠不足，還做了許多惡夢。在夢中他被一些不可捉摸的陰影追殺，好幾次險死還生。他從床頭櫃上摸過他的手錶一看，已經是早上七點鐘，也就是說他現在可以放心去找他的律師了。

他稍事梳洗，就出門去吃早飯。外面的天色非常陰沉，他經過一間藥房時順便買了一些洗臉的用具。早餐煮得很難吃。他强迫自已把它嚥下。他付帳出門，順便向櫃台換了一些零錢。然後撥了一通電話給他的律師。

「士約！眞的是你嗎？老天爺！你幹了些甚麼好事呀！」他的律師聲音發顫地叫道。

「甚麼事都沒有。」陸士約同答。「我在一個老朋友家裏過了一夜，第二天住進了旅館，如此而已。」

「如此而已！你難道不知道附近四州都已遍佈警探要追捕你嗎！他們奉到的命令是格殺勿論！」

陸士約呆住了。過了半晌他才問道：「到底是甚麼事呀？我知道他們要找我去作證。因爲前天晚上我的確是在那裏過夜的。但是我跟海教授的死沒有一點關係。警方也應該了解的。我完全沒有要殺他的動機……」

他的律師的聲音是憤怒的，「你瘋了嗎？廣播上就是這樣說的。你難道不知道你留下了一大堆指紋在門把上，屍體旁邊的眼鏡上？甚至還有——」

陸士約倒抽了一口涼氣。「但是我一直都沒有進過他的寢室呀！我甚至都不知道他睡那一個房間哩！我爲甚麼要殺死我自己的好朋友呢？他們都瘋了！」

「夠了！我跟你說，海鳳鄰留下了一些札記。你不知道這件事嗎？警方找到一疊卷宗，上面有你的名字。所有的事情一直記載到前天晚上。根據他的記錄，你衝進了他的屋子，說你被一些無形的力量追殺。然後當他提議你去接受心理治療時你勃然大怒，又喝了很多酒，行爲類似殺人

狂。」

「太荒謬了！事情根本就不是這樣的！」陸士約軟弱地抗議。

「警方又有了你的秘書小姐的供詞。根據她的描述，你曾經在辦公室裏向一些看不見的敵人開槍。你的司機說你把他支使開，好像是背後有人在追著你一樣。在飛機場工作的機械師說你昨天一大早就在飛機場出現——就在海鳳鄰被殺的一個小時以後——臉色蒼白，混身發抖，把你的車子藏在飛機庫背後，起飛以前還用錢賄賂他，叫他不要聲張……」

「但……但是……我不是……」

「警方在偉士城外圍不遠處找到你的飛機。又有人報案說你曾經搶刼公路上的車輛和路旁的農家！士約，警方已經把你列爲殺人狂來通緝了。他們眞會殺死你的——喂——士約？你——」

陸士約掛斷了電話。他全身發抖，雙腿發軟，在電話亭裏坐了好一會兒才站得起來。

他買了一些三明治和兩大杯咖啡，回到旅館，把門鎖住。坐在床上，整個人都好像虛脫了。

他無法相信海鳳鄰有關他的記錄是眞的。海鳳鄰曾經非常同情地傾聽著他的故事，也曾經非常理智地與他一齊分析整個事情，而且也從來沒有建議過他去看心理醫生。他們兩個人都討論過神智不清的可能性，是海教授自己把這種可能否定掉的。

唯一可能的解釋是那份手稿完全是僞造的，由那些隱形的敵人暗中準備好的。但是那些指紋又是怎麼一回事呢？還有他的秘書，飛機場上的技工，甚至還有所謂公路上被搶刼的車輛和農家？

看起來馬拉里的力量除了可以控制手槍與飛機之外，還可以控制人的思想！

目前向警方自首不是一個好主意。在那些險惡的證據之前他毫無辦法證明自己的無辜。

他手上唯一的武器就是他的射電神經能力。他還不知道怎樣利用這種力量來解救自己。不過他知道，當他的生命發生危險時這股力量是會自動出現的。一陣衝動之下，他決定自己來做一些實驗。

牆角邊上有一張椅子和一張小茶几。上面有一盞吊燈。陸士約把燈罩拿開，把燈扭亮，然後把燈泡旋開。在他面前的就是一個能量的來源。

他把椅子放到桌上。人坐在上面，集中精神注意著燈泡的插座。他努力把自己的注意力伸展出去，想像自己在吸收上面的電能。

二十分鐘後他放棄了。除了一點頭痛之外甚麼感覺都沒有。顯然他還不能主動地使用他的能力。

他喝了幾口咖啡，又抽了兩根煙，放鬆了一下，開始回想憐雪小姐的話——

「……目前你的超人能力還在原始階段。你還不能主動地控制能量。」

原始階段！唔——目前這種力量祇有在生命發生危險時才會顯示出來。他奇怪這種能力是否跟腦子裏的求生機構有關。

他又想起上海鳳鄰的課時曾經聽他講解過人腦的構造，現並無證據證明腦子裏有所謂求生機構。不過一些實驗曾經指出人腦裏有比理智更爲高級的一種意識存在。海鳳鄰引用了平常人碰到熱水壺時突然縮手的動作來證明這一點。生理學者仔細地計算了人手受燙後通過腦子命令做出縮手動作時神經傳導所需要的時間，發覺這個計算的結果比實驗所得的結果來得長。

由此推論，一個人在緊急的情況下，腦子裏似乎有一個比正常理智更「高級」的機構接管了控制的工作，並且經由一條神經「捷徑」加快了手臂縮回的動作。理智在這個過程中完全不發生作用。有的心理學者據此而認爲人腦中有一個危急控制中心，可以幾乎不花任何時間便完成複雜的控制過程。並且推論求生機構也是在這個神秘的控制中心之內。

人腦中有很多區域的作用迄今還未能清楚了解。但這些區域是的確存在的。血液經常流過這些區域，供給養分。醫學家都假設這些區域仍然在發生某種功用，或者是當需要時可以發生某種

功用。海鳳鄰曾經推測過求生機構的可能位置——不過那祇是一種推測而已。解剖學顯示出這個位置附近有很多神經接點，而它們的功用到目前爲止仍然是一個謎。

陸士約猜想他的超覺移位能力與這個求生機構之間有某種關連。現在的問題就是如何用理智來控制這種能力。雖然身體上有很多行爲是無法以理智來控制的；心臟跳動，腺體分泌與消化作用等就是其中的例子，不過這還是值得一試的。

他從床頭櫃的抽屜中找出一些信紙，坐下來把目前所知的資料列在紙上。

一、當生命面臨危險時，求生機構觸發了超覺移位的能力。

二、控制超覺移位的「器官」從附近的能量來源中吸取所需要的能量。

三、「器官」壓縮了空間（或者是類似的作用）把他的身體送到一個安全的地點。

他把燈泡旋回去，心裏想著假如超覺移位發作時燈泡可能會因爲電源減弱而變暗的。然後他翻弄口袋，摸出一把老式小摺刀。這是他祖父的遺物，他一直帶在身邊的。

他把左手手掌平放在桌上，用右手持刀刺下去。却沒有刺到，因爲他的左手總是不由自主地抽開了。要不然就是他的右手自動停住了。他決定要騙自己一下。他頭瞧上，眼睛瞪著天花板，然後把小刀往下亂揷。揷到第四下，揷中了。陸士約痛得大叫起來。

他一面咒駡，一面衝進浴室。手上的血一路滴在地毯上。刀子在中指與食指之間的地方刺了一個傷口，差一點就傷到了關節，痛得很。他用肥皂把傷口洗乾淨，再用衞生紙包起來，後悔先前應該用火把刀口消毒後再做實驗的。

這一次的痛苦至少證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他的求生機構能够分辨出那一種危險是致命的，而那一種是可以忽略的。

他必須給自己設計一個死亡陷阱！

他花了半個鐘頭設計了六七種自殺的方法，但後來都放棄了。他可以打開窗戶從五層樓高處跳下去，但這樣會引起注意。他也可以手指頭揷到電線座裏，但是他懷疑電壓的強度是否足以致命。他可不想平白受罪。

他最後決定上吊是最好的辦法。他把領帶解開來，一頭縛到浴簾的橫槓上，準備把另一頭縛在自己的脖子上，從浴盆的邊上往下跳。又爲了要防止那個天曉得的求生機構命令他的腦子放棄自殺的念頭，他藉著牙齒的幫助用手帕把兩手都縛起來，然後把兩手繞過兩腿扭到背後。上述的情況很難做得到。不過經過了一番掙扎以後，他終於站到了浴缸的邊上，領帶緊緊的勒在脖子上。

他覺自己目前的狀況實在是愚蠢萬分。要在這情形下跳下去也需要很大的意志力。因爲一旦跳下去之後，他祇有兩種結局，不是脖子被生生扯斷就是活活被吊死在那裏——假如他的超覺移位失效的話。而且，憐雪小姐說二十四小時之後他就會安全的意思，說不定是指到那時候他的超移位能力已經消失，對於馬拉里也就不構成威脅了。

陸士約決定不顧一切也要找出答案！

他咬著牙關，向空中跳出。祇覺得領帶像鐵圈般向他的脖力收緊。一陣痛苦突然而至。他的眼前出現陣陣黃色的火花，直向他的腦子鑽進去。然後——

陸士約發現自己臉朝下躺在床上，離浴室足有二十呎之遙！

他把縛在手上的手帕解開，從鏡子裏檢查脖子。祇見一道紅印，又腫又瘀。他用手帕沾了冷水敷在上面。

那條領帶還掛在浴簾的橫槓上，另外一頭就是他脖子粗細的死結。一陣神經質的顫抖傳遍了陸士約的脊椎！

他居然幻化了自己！

就好像是一團原子質點一樣，他的身體一下子移動了整個房間的距離！

現在已經是傍晚了，陸士約花了一天的功夫從事他的死亡實驗。咖啡與三明治早就吃光了。他決定先來一頓晚飯再說。白天的天色一直很壞，當他走出旅館時外面已經下起微雨來了。他轉過街角，偶然間抬頭一望，全身都掉進了冰窖之中！

銀衣人！

兩個像木偶一般沒有臉孔的怪魔，離大樓的屋頂約有數碼左右。從它們緩慢而有致的移動中可以想見所有的銀衣人正在逐一檢查城裏的每一幢建築物。每到一處，就用一種他無法想像的知心術來察看他的存在。

陸士約想也不想，一下子衝過街角，穿過馬路，竄進下面的一條街，盡可能地拉長他與銀衣人之間的距離。

他發狂地在水淋淋的街道上亂竄，心神錯亂。穿著雨衣或打著雨傘的行人都好奇地打量著他。

用腿跑快不過那些飛行的銀衣人，他非得找一輛車不可。附近就是公路巴士的起站。他加快速度往那個方向跑過去。

又走了一段路，一輛計程車靠到前面的路邊上，司機讓車子開著，跳進路旁的咖啡館裏買一

點小吃。陸士約毫不猶疑，甚至沒有花時間去考慮得失，他溜進了駕駛坐，呼的一聲關上車門，就把車子駕出去。背後傳來一聲怒罵，那個司機正在大喊大叫地揮著拳頭追過來。陸士約加大油門飛馳而去。他目前唯一想到的祇是趕快離開這個城市——和那些銀衣人！

路旁經過了一個牌子。在雨水中他勉强可以讀到上面的字：斷橋前方五百碼。

不過是一個路標，他漫不經心地告訴自己，一面從倒後鏡中注視後面的狀況。那些銀衣人還是在城裏搜索，還是已經追上來了呢？

一陣雨水洒到擋風玻璃上，擋住了他的視線。等到他發現不對時車子已駛過了改道的路口。前面已經是斷橋的缺口了！他拚命踩剎車，同時扭轉方向盤。可是車子的速度太快了，地上的雨水也使剎車不太靈活。車子一下子打橫，瘋狂地扭來扭去，一下子撞到攔路的欄杆上。

一陣猛烈的撞擊，車子向下掉落，一片灰色的水從眼前昇起，湧上他的擋風玻璃。一秒鐘之後，陸士約已經在爲他的生命而掙扎！

冰冷的河水從半開的窗戶湧進車內，車子飛快地下沉。他表方向盤卡住，拚命要打開車門，却打不開。車箱內愈來愈暗，河水已經昇上他的胸口，脖子——

「假如你發覺自己退無可退，陷於完全絕望的境地的時候，就用這個。」

「……它會把你帶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憐雪小姐的話在他的耳邊響起。他掙扎著把那枚金屬小管從胸前的口袋中掏出來，貼到耳朵旁邊。

他聽到一陣尖銳的哨聲，有點像靜電的聲音。

但是——甚麼事都沒有！

水已經淹過他的臉孔。陸士約仍在拚命掙扎，但是已經有點絕望的感覺。門還是打不開。即使打開了也不見得有用，他根本不會游泳。那個金屬小管子是他最後的希望，現在已經證明是失效了！

他拚命嘗試要用他的超覺移位能力，可是一點結果也沒有。

超覺移位！快！帶我出去！媽的！

他的意志已經接近崩潰的邊緣，緊閉著的嘴巴開始放鬆，渴望著要吸入新鮮的空氣。冰冷的河水灌進他的嘴裏，把他嗆住了。死亡的陰影從四面八方擁抱著他，慢慢地透入他的腦海，要把他裏頭最後的一絲理智的火花淹沒。

在這最危急的關頭，陸士約僅存的思想仍在發出最後的呼喚：

超覺移位！超覺移位！超——

然後他就甚麼都不知道了。

大圓罩

陸士約在地上躺了不知有多久。他祇覺得非常虛弱，喝下去的水已經吐了出來。抽筋消耗了他全部的體力。最後他總算勉强自己站起來。驚奇地環顧四周。

觸目所見盡是高低不平的丘陵地帶。地面上的泥土龜裂成一片一片。陰沉沉的天空，反映著他內心的情緒。

他全身都濕透了。外衣上都是泥水。他又冷，又餓，又沮喪。雨早已停止了。太陽正在西方——假如那邊是西方的話。甚至連太陽也顯得一片蒼白，毫無溫暖。

他莫名其妙地四面張望，懷疑自己這一次的移位到底走了多遠。附近完全看不見河流。既然

不知道該往那邊去，他就向著最高的地帶走，從高處向下望至少可以看得遠一點。

假如他不是這樣疲倦的話，他可能會早一點注意到周圍環境的奇異的，不過當他走上了小山的頂上時終於也注意到了。當他被困在車內時外面正下著傾盤大雨。而在這裏，不但一點雨也沒有，從泥土的乾燥程度看來已經很久沒有下過雨了。難道他昏了過去好幾天嗎？

還有一件奇怪的事就是，這裏的地形與偉士城近郊毫無相似之處。那邊大部份都是綠色的平野，整潔的農場，長滿樹木的山嶺，而這一帶完全是光禿禿的荒野。間中有一些灌木，倒像是極地的苔原帶或者是俄羅斯草原，甚至是蘇格蘭低地。

這一次他到底移動了多遠呢？

從山頂上看不見有人類居住的樣子。假如這是偉士城的近郊的話，至少他會看到一些工廠的黑烟之類。可是這裏完全看不到文明世界的痕跡、耕地、農莊、公路，甚麼都沒有。天空中連一架飛機都看不見。

隨後他又發覺連太陽都不大對勁。

他是傍晚時離開旅館的，而現在太陽却在上昇！

難道他曾經昏了過去一個晚上嗎？這倒是可能的，雖然似乎不大合理，不過這是唯一可能的

解釋了。

不管怎樣，至少他又擺脫了那些銀衣人了。雖然他又冷又餓，不過人還是活著的。現在最重要的事就是要找到吃的和溫暖的地方，休息一下。

他向著太陽走去，走了一個鐘頭，覺得身上比較舒服了一點。一方面是運動的緣故，另一方衣服也乾得差不多了。太陽雖然看起來甚爲蒼白，至少也提供了不少熱量給他。不過他肚子還是很餓，而且四周陌生的地形也使他愈來愈不安。這種地形不可能出現在偉士城附近的一千哩之內。那裏都是高度工業化成長的區域，他絕不可能走了一個多鐘頭而看不到人煙。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一架飛機經過，甚至連一顆樹也沒有。

他心裏愈來愈不安，再一次自問到底移動了多遠。

約莫到正午的時候，天空中出現了一樣東西，使得陸士約終於肯定了他來到了一片荒野地帶之中。那是一隻鳥。

或者，毋寧說這是一隻祇能勉強稱之爲鳥的東西。它在空中愈飛愈近，愈看却愈不像鳥。

這個怪物看起來就像是一條蛇或鰻魚，身上長著翅膀，沒有四肢，身子有人體粗細，頭尾尖，中間粗，圓筒形的身上披著發光的鱗片，有點像蜥蜴。

最奇特的是身體的前後部份各有一對翅膀。飛行時先拍動右前方的一扇，然後是左後方，左前方，最後是右後方，週而復始，有點像狗用四肢走路或是兩個人一齊划船一樣。陸士約緊張地注視著它，直到那個東西經過了頭頂之後才鬆了一口氣。

他不禁開始懷疑他的超覺移位會不會把他帶到另一個星球上去了。

這是一個奇怪的想法，不過超覺移位這件事本身也够荒唐的了。他心裏不禁有點害怕。那位小姐說那枚金屬小圓筒可以把他帶到一個安全的地方時，她的意思是指甚麼樣的地方呢？

從地形上看起來，唯一可能的行星就是火星。光禿一片，沒有山嶺，也沒有樹木，暗紅色的太陽，火星似乎應該就是這個樣子的。不過根據他讀的一些科學小說上得來的印象，火星似乎應該比較冷，空氣也比較稀薄，地心引力比地球來得低。假如是這樣的話，這裏就不會是火星了。

他一直向東走，希望能够多看到一點東西。憐雪小姐交給他的那枚金屬小管早已失落了，極可能是昏迷時丟在河裏了。他有點納悶，不知道那個玩意到底發生了甚麼作用。他把它貼到耳朶時祇聽到一陣尖銳的聲音，有點像快速播放的錄音帶一樣。他想來想去，毫無頭緒，就決定不去想它了。

饑餓已經變成了一種持續性的感覺。他實在累得走不動的時候就坐下來休息，等到有了力氣

後又起來走一段路。四周的景色實在是太單調了，走到後來，他都懶得看了。

暗紅色的太陽終於從西邊沉下去了。空氣開始變冷。銀灰色的天空愈來愈暗。星星也出現了。可是那些星座看起來陌生得很。

又過了一會兒，月亮昇起來了。這個月亮比地球上的要來得大。表面的陰影也不大一樣。當第二個月亮開始從地平線上露出來時陸士約着實吃了一驚。第二個月亮比第一個要來得小，但却明亮得多。幾乎有點像一個太陽，但却可以肯定祇是反射太陽的光線，而且也不十分圓。

這兩個月亮的出現使他興奮地認爲可能是來到火星了。不過這祇是一種猜想而已，既不能證實，也不能否定。然而過了一個鐘頭之後，地平線上出現了第三個月亮，使得他不得不推翻了有關火星的假設。他竭力在腦海裏找尋太陽系諸行星中有那一個是有三個月亮的。却想不起來。他的天文學上的知識祇是偶然閱讀科學小說得來的一鱗半爪。

當三個月亮都高高地掛在頭頂的時候，陸士約已經筋疲力盡，舉步艱難了。他開始向四面找尋可以過夜的地方。就在這個時候，那些銀衣人居然又陰魂不散地出現了。

它們大約在他後面五哩到十哩左右的地方。在空中作等距離散開。月光照射在它們的身上，反射出一片爛銀似的光輝。陸士約呻吟了一聲，跌跌撞撞地向前衝去。

雖然他也可以躺在地上，縮成一團，冀望避過它們的搜索。可是在又饑、又餓，又累的狀況下他的理智已經有點控制不住了。前面出現了一個黝黑的東西，他就向著那邊衝過去。

愈往前走，那個黑色的物體愈來愈大，最後變成了一座巨大無比的半圓形的山。他不顧一切地衝過去。肺裏好像有火在燒著一般。最後他終於走到了那座大山前面，停下來拼命地喘氣，一面觀察那座大山。他一輩子都沒有見過這樣奇怪的東西。

這個半圓形的大罩子足足籠罩了好幾平方哩的面積。用某種完全不反光的物質造成，有點像打磨過的黑炭一樣。他呆呆地瞪著它，不知如何是好。

然後在高高的頂上又出現了一個又大，又怪、又恐怖的東西，看起來似乎是用某種腥紅色的金屬做成的。這個怪物的頂部作圓球形，下面有很多支架似的分叉，顯然是人工製造的物體。而且看起來是一種高度智慧的製成品。它不像底下的那個大圓罩那麼平滑。各式各樣的小單位顯出不同的幾何形狀，縱橫交錯地由一些橋樑似的支柱連接起來。

沒有任何標準可以用來判定上面那個東西的大小，不過看起來非常大，可能有好幾艘航空母艦連接起來那麼大！

後面的銀衣人愈來愈近，離這裏已經不到兩哩了。可是陸士約已經沒有心情去管這些了。一

些更重要的思想已經佔據了他的整個腦海。他的驚奇已經達到了頂點，因爲他終於找到心中的答案。他已經毫無疑問地猜出了上面那一座東西的身份。

那一定就是武裝機器！

而面前的這一座半圓形，高達一哩的大圓拱就是養生城的保護罩！在這個保護罩裏面的，一定就是公元二十萬年都市紀的最後一個城市，安得士城！

他也終於明白了爲甚麼這個星球上的空氣與重力對他是如此熟悉而地形又是如此陌生。因爲這裏就是地球，遙遠的將來的地球！

他這一次的超覺移位不但移動了一段空間，而且還移動了二十萬年的時間！

而這一片奇怪的不毛之地，那一隻有四隻翅膀的怪鳥，還有那三個月亮，全都是他的地球，二十萬年後的地球世界！

那隻兩對翅膀的「蛇鳥」可能是從鳥或蛇進化而來。雖然二十萬年的時間還不可能產生這麼大的變異。不過憐雪小姐所說的「城際戰爭」可能曾經在大氣塵內造成了大量的放射性元素，因此加速了生物的進化過程。

而那三個月亮大概是在這期間內經過地球軌道而被逮住的小遊星。地球原來的月亮說不定也

是這樣來的。

現在他總算知道了自已身在何處。而難題馬上就來了。

憐雪小姐說過，人類中所有的殘存分子都住在養生城裏面。外面完全是無人的荒野。

她也說過整個養生城都包在一個圓形的保護罩之內。任何形式的能量或武器均無法穿透這個保護罩。

這一層保護罩把空間扭曲成次空間，在這裏面所有物理學的定律都完全失效。質量和能量都是不存在的。因此不管是飛彈或是死光都無法穿過它。說得正確一點，它們可以進入，但當進入的那一霎那就停止存在了。

汗珠從陸士約的前額滾下來。他這一次已是退無可退，沒有任何人能夠幫助他渡過這次難關了！

既然上面的那座武裝機器曾經嘗試了一萬多年要穿透保護罩而徒勞無功，他也是沒有甚麼指望的了！

他回顧身後的天空。那些銀衣人已經接近到不到一哩之外了。他轉回身，沿着斜坡跑到圓罩最低的地方。

他好奇地觀察那一層黑色的牆壁，看起來有點像光滑的黑色玻璃，不過一點也不反光。圓罩從地上出現，向上伸展形成了一個巨大無比的圓拱。

他從口袋裏摸出一枚銅板，用手指輕輕捏住邊上，然後小心翼翼地用另一端去接觸黑色的表面。一部份的銅板無聲無息地陷了進去，就好像透過了空氣一樣。

他把銅板伸進去一半，然後抽回來。

半個銅板已經完全不見了，切口的邊緣平滑得比最光滑的鏡子還要明亮。圓罩內的奇異空間把銅原子完全吸收了！

他的心頭昇起一陣恐懼，假如他衝進這面牆壁的話，那麼他在接觸的那一瞬間便會停止存在了！

他再次回顧，那些銀衣人已經離此不到半哩路了。他們離地約有五十碼左右，其中一個舉起了它的手臂指向陸士約，一道藍白色的火光從它的指縫裏迸射而出。陸士約附近的山石立刻爆炸成火球。

另外的六名銀衣人也聚攏了來，它們手上的亮光照亮了黑暗的天空。

它們向著他逐漸迫近，電光射在乾燥的泥土上，激起了一陣陣火花。陸士約被迫著不住的後

退，快要靠到背後的那道黑色的牆了。

他假如不被擠到那個圓罩之內，就一定會被電火擊中。任何一種情形的結局都是死！

終於有一名銀衣人把它的手臂向著陸士約的眼睛瞄準。

他急如熱鍋上的螞蟻，左右張望，拼命要找一個逃生的缺口，却連一點空隙都看不到。前面與兩側都是炙熱的火花，背後則是那一片陰森森的死亡區域。

這時候他的超覺移位也沒有用了。那些致命的死光到處亂射，根本沒有一處安全的地方可供他轉移。

一陣末日來臨的感覺籠罩著他，這一次大概逃不掉了，除非是再來一次時間上的移位吧！

藍色的電光已經非常靠近了，再過半秒鐘——

一道眩目的電火向著陸士約當頭罩下！

養生城

陸士約躺在柔軟的地上。

他覺得非常虛弱，手脚都在發抖，這是每次超覺移位之後必有的現象。他已經開始習慣了。

那麼他又逃出生天了！這一次不知道到了甚麼地方呢？

他用膝蓋支撐著慢慢地站了起來，感到脚下的地面柔軟潤滑，那是一種乳白色的海綿膠一類的東西，看起來頗爲陌生。

他站了起來，覺得頭昏眼花，手脚發抖，頭上的冷汗流到了眼睛上，不過他總算又逃過了一刼了。

他的超覺移位這一次又把他帶到那裏去了呢?他擦乾眼睛，抬頭四望，一下子整個人都呆住了。

在他眼前的是一個美麗得令人呼吸爲之停頓的奇妙世界，一個面積至少有好幾平方哩的花園城市。到處都充滿著難以形容的歡樂氣氛。四面八方都是五光十色的建築物，令人目不暇給。

有一些建築物作大圓球狀，建在細長的柱子上。有的作半球體狀，有的是多面的幾何結構，又有的甚至像許多眼淚或泡泡連在一起。

這裏有孤峭挺拔的尖塔，也有圓潤自然的回教寺院。有金字塔式的，方形的，圓柱形的，螺旋狀的。不論從那一個方向看，都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各種形狀。陸士約目瞪口呆地站在那裏，過了好久，才慢慢地從那些千變萬化的形狀中找出一些建築上的規格來。

這裏有各種不同的色彩，有的鮮艷如金絲雀，有的黑得發亮，又有的閃耀如琥珀。許多建築物的表面都閃爍著流動的光彩。金波照日，銀霜賽雪。這裏是童話世界的首都，仙宮貝闕，夢中之城。

在陸士約的前面是一個很大的廣場，其中有一座城堡似的建築物，似乎是用打磨過的翡翠建成的，角樓上都有圓錐形的尖頂，城牆上有碟眼。在這座翡翠城堡的後面有一座似乎是由許多五

顏六色的圓球組成的建築物，每一個圓球都像是鑲滿了珠寶的肥皂泡，上面還伸出了許多小桿子，每一根桿子上都掛著一面華麗的三角旗子隨風飄揚。

在那座翡翠城堡的另一面，一座金字塔式的建築巍然聳立。這座金字塔是用許多方型的大石塊堆砌而成的。每一塊石頭似乎都有好幾噸重，上面漆著各種顏色，乍看之下還以爲是西洋棋盤變作一座山了。墨綠色的煙從金字塔的頂上冒出，有點像一個煙囱。在那後面則是一座筆直揷天的高塔，有點像把一串橙子串起來一般。

這個奇妙的城市向陸士約展現着它的美麗。四面八方都是鮮艷無匹的建築，每一座都各有其特色。有的看起來非常陌生，好像是爲了要表示非歐氏幾何學上的第七度空間似的。整個城市就是一首令人難以置信的顏料交響曲，一個各種奇形異狀的大雜燴。

更加錦上添花的就是，城市的上空便是那完全黑森森的大圓罩，沒有太陽，也沒有月亮和星星。但在天頂之上，五個光彩奪目的大火球浮在那裏，作圓形排列，直徑約有一哩。這些人造的太陽射出各種不同顏色的亮光，金色，黃色、乳白色，銀色，七彩繽紛。

陸士約心裏明白，他的求生機構又一次喚醒了他超覺移位能力，把他送到了養生城，也就是安得士城裏面來了。他現在又知道了一件事，那就是當超覺移位作用進行的時候，他的身體並沒

有眞的通過了空間，因爲即使他的身體以原子塵的狀態通過養生城的保護罩的話也會無可避免地遭到無情的毀滅的。

顯然他的身體祗是從一個地方消失，然後又在另一個地方出現，如此而已。

知道這一點說不定會有好處的。

他又一次的逃脫了那些銀衣人的毒手。不過現在他的處境似乎更糟了。因爲他已經跑進了養生城裏來了，這是一個對他而言完全陌生的地方，而馬拉里就是這裏的最高統治者！

他穿過了大圓罩，並沒有得到自由，而是進入了他的死對頭的大本營裏面！

陸士約開始沿著彎彎曲曲的道路走向城內，盡可能靠近有陰影的地方。

不規則性似乎是安得士城的特徵之一。

衞道彎來彎去，任意分叉，有時候甚至折回原處；有時候突然加寬成爲八線大道，有時候又會縮窄成爲羊腸小徑，就像是一座迷宮似的。

地面上鋪的是一種乳膠似的物質，觸手處又暖又軟，使他想起育嬰室的地板……

他愈靠近市中心區，就愈感覺到裏面似乎有某種嘉年華會一類的狂歡節目正在進行中。人工造成的微風隱隱約約地傳來了一陣一陣清脆的音樂聲，街道上到處飄著五顏六色的肥皂泡，有一

個在頭頂上炸開了，洒了他一頭的香水。

前面過來了一羣穿著奇裝異服的人。

一個大胖子，臉上塗着油彩，鮮紅的嘴唇，藍藍的眼蓋，他靠在一個掛着小鈴鐺的車子上面，身上從頭到脚披著一件橙色的衣服，左一塊右一團的，到處都是皺褶，緞帶與流蘇。光禿的頭上頂著一頂帽子，上面都是些小鈴鐺。那個胖子跳舞經過陸士約的身邊，對他毫不理會。

後面來了一個瘦瘦的小女孩，穿著一件紫色的輕紗，瘦削的身子塗著粉紅色的顏料，滿是藍黃油彩的臉上帶著笑容，她的後面牽著一隻全身掛滿珠寶，非常可愛的小動物，有三顆黑漆漆的小眼睛和八條又短又胖的腿。那個女孩搖搖晃晃的走過去，對於陸士約也是毫無興趣的樣子。

他轉過了下面的一個路口，發現自己走進了一羣興高采烈，身穿花衣服的人羣之中。這些人都在狂歌歡舞，又笑又叫。陸士約環顧四周，完全給嚇傻了。

在他的前面地上有兩個人在做性愛的遊戲，衣服都撕破了丢在一旁，露出赤裸裸的身體，顯然是在表演給旁邊又跳又叫的觀衆看。看著他們發育不全的身體，陸士約相信他們不會超過十歲或十一歲，他甚至不能肯定這兩個是不同性別的人。

一個胖得像猪一樣的女人，臉上的淚痕與顏料混作一團，躺在一輛柔軟的車子上，似乎整個

人都與車子溶成了一體。那是一輛沒有輪子的車子，浮在空中離地面約十吋，那個胖女人不住地往自己的嘴裏猛灌金色的酒漿，她已經喝得酩酊大醉，附近有好幾個色樣美觀的酒瓶。

各種年齡的人，都隨著無所不在的音樂節拍又唱又跳，路邊有時候躺着一些醉至不省人事的人。

到目前爲止沒有一個人對陸士約施以任何注意的眼光。雖然如此，他覺得還是離開現場爲妙。他走進了一條狹窄的小巷道，轉了一個彎，幾乎踩到了一個人身上。那又是一個胖子，穿著乳白色的衣服，躺在地上呼呼大睡，身旁放著一件紫色的斗蓬，陸士約萬分感謝地拾起那件斗蓬，披到自己的身上。又把頭罩拉到頭上，遮住了大部份的臉，然後溜之大吉。

人羣像潮水一般湧過來把他捲了進去。他覺得自己好像是掉進了一個顏料的漩渦裏一樣。溫暖，濕潤的香霧包圍著他，不時有一隻手伸過來輕拍他的臉，又有熱切的嘴唇湊上來吻他。跟著他又被推進了一羣半裸的年青人當中。這些人圍著一個身穿黃衣，正在演奏一具類似手風琴樂器的人四周跳舞。陸士約好不容易地掙開了他們的糾纏。旁邊一個頭髮橙黃色，身上噴著綠色閃光片的裸體女人塞了一杯飲料到他手中，陸士約接受了，那杯飲料冒著泡沫，味道有點像白蘭地酒。

他又到處亂逛了一會，終於發現了一個類似食堂似的地方。人羣在那裏進進出出，隨意取用供應的食物與飲料，看不到有人付錢。陸士約小心地靠近，仔細地觀察別人取食的方法。祇見一面牆上有各種美麗的食物圖畫，任何人選中了一種食物就按下下面的一個鈕。然後旁邊的一個小門打開了，一盒食物滑了出來，人們拿起來便就座開始進食。

陸士約餓鬼似地打量著那些食物，似乎大多數都像是蛋糕或布丁之類的東西。他選了數種看起來頗爲可口的食物，又點了一杯黑色泡沫的飲料，然後躲開，狼吞虎嚥一番。

他的食物盒裏有各種蛋糕和薄荷膏，粉紅色的，鮮黃色的和翠綠色的都有，他小心地咬了一口，整塊點心自動溶化到他的嘴裏。另外一種則像是芬芳軟滑的美洲乳酪，第三種鬆脆可口有如新鮮的小黃瓜。他開胃地大嚼一番，不時吞下一口泡沫飲料，味道有點像土耳其咖啡混甘草汁。最妙的一種奶油泡餅，一口咬下去，滿嘴裏都香噴噴的，混著小香菰的汁液。他走過去再點了三盒同樣的回來。

一個鐘頭之後陸士約從食堂裏走出來。營養充足，舒服之至。可是他心裏發生了一個疑問，那就是：這些食物既然都已經如此可口與滋養，爲甚麼還要做成漂亮的糖果糕餅的樣子？

看起來，其用意就是——要引誘偏食的小孩子攝取足够的營養。

他現在漸漸地開始了解這個事情的意義了。這些滿街吵鬧，跳個不停的安得士城的居民事實上是不折不扣的小孩子。而這個奇妙的，五光十色，花樣萬千的花園城市就是這些兒童們的永久遊樂場。他們並不是在慶祝甚麼節日，他自進來後所見的根本就是他們的日常生活方式。

是的！憐雪小姐說得沒錯！這個養生城的城牆是應該被推倒的。人類必須從這個珠光寶氣的幼稚園裏解放出來，到外面的世界中去重新學習掙扎求生，重新了解生命的意義。在這個遊樂場裏有的祇是病態、瘋狂，死亡與幻滅。

不過從憐雪小姐告訴他的話裏，陸士約也得到了一些錯誤的結論。

她曾經說過安得士城的居民都是在那個神秘的馬拉里的統治底下。基於此，陸士約以爲整個城市就是一所大監獄，裏面都是一羣漠不關心的居民，由蓋世太保一類的警察嚴密地監督著。

而現在他發現事情完全不是如此。這個興高彩烈的，粉雕玉琢的城市和其中穿紅戴綠的居民毋寧說更像是狄士尼樂園，康尼島（譯註：美國紐約港附近某避暑勝地）與里維拉（譯註：法國與義大利之間的避寒勝地）三者的綜合。

這是一個末日來臨之前的龐貝城而不是一個鐵幕之內的奴隸社會。在這裏陸士約看不見任何警察勢力的跡象，也看不見任何政治意味的旗幟或畫像。

他也看到了養生城管理系統設計上的無微不至。城市上空有許多肥皂泡似的空中飛車飛來飛去。有好幾次他看到兩輛車子馬上就要相撞了，可是在最後的關頭居然互相閃開了。推測每輛車子都有一些自動裝置避免撞上別的車子或是建築物——不管開車的人如何粗心大意，亂闖一通。

地面上全部鋪上了柔軟的乳膠墊子以防行人跌倒受傷。在地面上滑行的都是一些抗重力的車子，就像他看到過的一個醉酒胖女人坐的那種。他後來還看到好幾次，每當這種車子快將撞上別的東西時便會自動停止，直到障礙消除後才繼續前進。

在這裏所有設施在設計之初都盡量防止使用者不愼受傷。曲線進行的街道，緩慢的斜坡，分散的建築物，圓形的拐角，所有的高樓都沒有陽臺和險峻的樓梯。

整個城市事實上就是一個龐大無比的兒童遊樂場。在裏面人們可以到處亂闖，尋歡作樂，其它一切事情都由一部無所不在，無微不至，永不休息的電腦來負責。

陸士約注意到了一個自動管理的例子。

他曾經經過了一個地方，那裏的地面有一塊圓形向下凹的地帶，有點像沒有冰的溜冰場地。周圍有一些坐椅供人們休息或進食。

碗形的地面上鋪了一層鏡面似的物質，人們可以在上面滑來滑去，脚上墊著圓形的小盤子，

藉著某種類似氣墊的原理浮動著，雖然碗形的地面已經把意外減少到最少的狀況，不過意外還是會發生的。

有一個圓盤因爲轉彎轉得太快了，上面的人被往外摔了出去，撞到邊上的一張椅子上。

那個年輕人的前額刮破了一道，流出一點血，他坐在地上雪雪呼痛，並且哭泣不已。其它的人則驚奇地圍觀，大笑不已。沒有一個人出來扶他一把。

就在這個時候，附近的一張桌子無聲無息地滑了過來，人們馬上自動讓開。那張桌子裏面伸出了幾支觸手，把那個受傷的傢伙全身探視一遍，把傷口擦乾淨，抹上一些油膏，然後向他的嘴巴裏塞了一塊糖果。那「孩子」不一會就停止了哭泣，爬起來追逐女孩去了。

人羣向四面散開，不再關心這件事，那張桌子也退回了原處，只有陸士約還在驚異不已。

這個幼稚園的狂歡會似乎永無止境，時間的觀念在這裏是不存在的。

他看不到有任何表示時間的裝置。沒有一個人手上戴著手錶，似乎也不可能放在口袋裏。

大圓頂的中部也就是城市的天頂所在，五個光芒奪目的人造太陽一直照耀四方，它們的光線沒有明暗的變化，在安得土城中，時間永遠是正午。

陸士約把自己裹在那件偸來的紫色斗蓬中，漫無目的地在城內到處遊蕩。

他終於發覺到有人在跟踪著他。

起初衹是一種感覺，似乎有一雙看不見的眼睛在注視著他。又過了一會，這種被注視著的感覺愈來愈强烈。

他走過了一處外面鑲有鏡子的建築物，從反射鏡中發覺後面不遠的確有一個人。

他有好幾次都發現同一個人跟在後面。既然他衹是毫無規則地四處亂走，那個人不可能恰好走到他的路線上來。

一種不舒服的感覺油然而生。

突然間他大大的吃了一驚，因爲後面有人叫他，而這個人叫的居然是他的名字！

田園紀的第一位居民

「陸士約！」

他飛快地轉過身來。在他面前的那個人身材高大，表情嚴肅，灰白色的頭髮和鬍子，看起來年齡頗高。他瘦削的身材包在一件淺灰色的袍子裏。這一身樸素的裝束與四周的彩色繽紛形成了非常明顯的對比。

這個人就是一直在身後跟踪著他的人！

「你是誰？」陸士約反問對方。

「我的名字叫桑達士。」

「你爲甚麼會知道我的名字?」

那個長著銀灰色頭髮的人微笑了一下，沒有回答。

「你一直在跟踪著我，」陸士約又說道。「爲甚麼?你想要甚麼?」

「你不必緊張，陸先生，」對方沉靜地回答道，「在你面前的不是一個敵人，而是朋友。」

「你怎麼知道我是誰呢?」

桑達士聳聳肩道：「已經有人向我描述過你的樣子。我本來可以早一點找到你的。可是我沒想到你會換了衣服。」他笑著指了指那件斗蓬。

「但是你到底是從那裏聽說過我的名字的呢?」陸士約仍然不肯放鬆他。

桑達士又微笑了一下，用手理一理他雪白的鬍子。然後才說道：「有一個我們都認識的人向我詳細地描述過你的樣子，她吩咐過要我準備接待你。」

「她?你的意思是說——」

桑達士點了點頭：「是的，就是憐雪小姐。」

一陣如釋重負的感覺透過了陸士約的身體。他覺得混身發軟，四肢抖顫，差一點就要倒了下去。桑達士及時伸出了强有力的手臂扶住了他。這個老者的臂力似乎大得驚人。

陸士約整天都在這個惡夢似的美麗城市中遊蕩，一直不知道自己受的壓力有多大。現在他的精神有了放鬆的機會，他緊張的身體終於支持不住了。

「鎭靜些，」桑達士給他打氣，同時又打量著他蒼白而疲倦的臉色，眼中露出同情的神色。「我想你一定歷盡了千辛萬苦了。你現在甚麼都不必擔心，盡量放鬆自己。目前你是很安全的，先休息一下再說吧。祇要我在這裏，不會有人打擾你的，儘管放心好了。」

「謝謝你!」陸士約苦笑道：「這兩天來眞够受的，能够有一個朋友實在是——」

「你要不要先吃一點東西?」桑達士又問道。

「不，謝謝你。我找到了一個食堂。現在我最需要的是洗一個澡，然後好好地睡一覺。」

桑達士同情地點點頭。

「當然，你一定已經筋疲力盡了。來到了這個奇異的城市。我的住處就在附近，來吧，靠在我身上，讓我扶著你走——」

他們並肩穿過了明亮的街道上的人群。順便交換了一下情報。陸士約想知道桑達士是怎樣找到他的。」

「主要是從你高大的身材，你比城裏大部份兒童們都來得强壯，我已經在城裏找了好幾個鐘

頭了。」桑達士告訴他。

「你又是怎樣認得憐雪小姐的呢？」

桑達士嚴肅看著他，然後靜靜地回答道：「我是她的祖先之一，或者可以說她是我將來的後代。我必須向你解釋一下。我是田園紀的第一位居民。在這個可悲的退化中的安得士城裏面我是完全孤獨的。我深切地了解養生城的過度保護對於人類的未來做成了多大的損害。我一輩子都在儘可能去喚醒我的同胞們，希望他能够注意到滅亡的危機，可是完全沒有效果。他們已經完全迷失在尋歡作樂的陷阱裏而無法自拔。不過我的心血也不是完全白費了的。遙遠的未來世界已經把我封爲田園時代的創造者，而憐雪小姐就是我將來的後裔。她曾經向我顯現過很多次。最近的一次中她向我預告了你的來臨。說一個從遙遠的過去到來的超人將會打破安得士城的封鎖，把我們救出這個監牢。」

陸士約軟弱地微笑了一下，對於這個如此偉大崇高的誇獎不知道該說些甚麼纔好。

桑達士帶著他走過彎曲的小巷子和迷宮似的建築物，一面繼續他的談話。

「這個社會已經自掘了它的墳墓。民衆們都把他們的生命浪費在永無休止的尋歡作樂上面。他們在物質生活的麻醉下完全忘記了人類過去的光榮歷史。你的來臨代表了這個時代的結束和人

類的解放，我自己是無法看到未來世界的田園社會了，不過我還是覺得很安慰，因爲雖然現在沒有人相信我的話，未來的事實會證明我是對的。我一直都是在孤軍奮鬪，抗拒著馬拉里的壓力。現在你終於來了。世界上祇有你能够打破養生城電腦與武裝機器之間僵持的局勢。不過你要先學會如何運用你的超人能力。我會幫助你的。首先你必須好好地休息一番。」

桑達士的房子座落的地點頗爲僻靜，外表作圓形，外面鋪着乳白色的瓷磚，間有一些紅磚。門口也是圓形的，由許多片彎曲的葉片造成大門，有點像攝影機的快門。陸士約沒有仔細觀察，他實在太疲倦了。

桑達士帶著他走進了一個圓形的大廳。室內的佈置很簡單，一些書架上放著一些看來年代古老的書籍，還有一些藝術品，其中甚至有一些是從陸士約的時代來的。屋子裏的氣氛頗爲溫暖。

桑達士把他帶到一個房間裏，說道：「在這屋子裏你是很安全的。這是你的房間，你先洗一個澡，就休息吧。」

陸士約發現公元二十萬年的洗澡間設計頗爲新奇。桑達士把用法教了他之後便離開了。陸士約脫掉他的髒衣服，走進了那個像一個圓球似的洗澡間。他學著桑達士教他的方法把手掌在一個光電池前面擺動一下，便有一股溫暖混有泡沫的水從頂上噴出來，把他從頭淋到脚，全身都洗遍

，然後又來了一股香噴噴的收斂劑之類，把他沖洗乾淨，又不知從那裏吹出一股乾爽的暖風，很快地就把他的身體吹乾了，陸士約走出浴室，混身舒暢。

他看到一件浴袍掛在牆上，就拿來穿在身上。那一身破爛的髒衣服暫時還不想丟掉。又找到一瓶帶松香味的脫毛劑，正在用來清除下巴上的鬍子的時候，桑達士又進來了，手上端着一個托盤，裏面放著一小杯可可一類的熱飲料。

桑達士把那杯飲料遞給他的客人，陸士約樂意地接受了。他一面享受著那杯飲料，一面等著那些脫毛劑把他的鬍子清除掉。那杯飲料很有用，他覺得一陣暖流通過他的身體，使他疲乏的身心都開始鬆懈下來。他們又談了一會兒目前安得士城的情勢。

「這個種族已經在永無休止的尋歡作樂中迷失了。」桑達士說道，「在歷時一萬年的城際戰爭中人類社會受的壓力太大了，終於養成了目前這種逃避現實，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理。這種情形不能讓它再繼續下去了。武裝機器必須儘快把保護罩打破，愈快愈好。人類社會已經沒有多少日子了。」

陸士約點了點頭，打了一個呵欠。他覺得非常非常的疲倦。桑達士注意到他心不在焉的樣子，就說道：「我們等你休息過後再談吧，目前你儘管休息。在我的屋子裏沒有人會打擾你的。明

天早晨——早晨這個名詞在養生城裏是沒有意義的——我會把滋生器準備好的。」

「滋生器?是幹甚麼用的?」

「用來培養你的射電神經能力。」桑達士告訴他，「這樣我們纔能知道你的能力是否足以把保護罩撤掉，讓武裝機器進來收拾一切。現在你休息去吧。」

桑達士離開了之後，快門似的房門自動地合了起來。

陸士約脫下睡袍，爬到床上。他躺下去後，床墊自動把他整個身體都包了起來，房間裏的光線也逐漸地暗淡下來。不過陸士約並沒有注意到這些，他一躺下便睡著了。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他突然醒了過來，覺得自己非常清醒，還略帶一點不安。他想不出來是甚麼東西把他弄醒的，猜想可能祇是幻想的結果，就決定倒頭再睡，却發現自己一點睡意也沒有。

他從床上坐起來，隨著他的動作，房間裏自動亮了起來。他想找一件衣服穿，却一件都找不到。他的舊衣服也不在浴室裏，可能是一些自動裝置把衣服拿去清洗去了。

房間裏也沒有梳粧台，他最後在牆上找到了一個開關，按下去之後，牆上便出現了一個衣櫥。裏面掛着各色各樣的衣服。他挑了一條蓬鬆的褲子和一件單衫，還有一雙拖鞋，然後走出了房

間。

這個屋子裏的照明系統都是自動的，每走進一個房間，燈光便自動亮了起來，只是他從來都找不到光源的所在。

外面一間客廳裏傳來了低沉的談話聲。大概是桑達士在跟一個客人談話。陸士約無意去打擾主人家，一方面他並沒有被邀請，另一方面他也聽不懂這個時代的語言。

突然之間他的腦子裏靈光一閃，想到了一件他一直沒有注意到的事。那就是：桑達士是用他的言語首先向他招呼的。他可能是因爲太疲倦的緣故，頭腦一直不大清醒，可是現在看起來，一個活在公元二十萬年時代的居民居然會說他的時代的言語，誠然是一件很不可能的事。

幾乎也就在這個時候，他又想到了一件奇怪的事，那就是：桑達士的外表與講話的神態對於他都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雖然他的理智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他的感覺仍然認爲，他一定曾經在那裏見過這個人的。

他向門口靠近一點，想偸看一下客人的樣子。客廳是一間碗形的房間，地上鋪著海綿狀乳墊。牆上開了一些圓形的小洞，上面是一些百葉窗葉片。大部份都是關起來的。不過他終於找到一片打開的葉片。從縫裏看進去，恰好看到桑達士的背後。來訪的客人是一個女子，她的臉剛好被

懸掛着的燈飾遮住了，看不清楚。

他正望進去的時候，來客已在講話。

「明天早晨太晚了，那時候離臨界點祇有十二小時不到。他現在就要被誘進能量室裏面去。最晚不要超過今天晚上。你要用盡所有的方法來毀滅他！」

聽到這句話已經够嚇人的了，而爲了强調她說的話的重要性，那女子一面講話，一面傾身向前，把她的手放到桑達士的手臂上，就這樣她的臉孔露出來了。陸士約立刻就認出了她來。

這個客人就是憐雪小姐！

他下意識地向後躲開，以免被發現。而就在這個時候，桑達士轉過了身子。他的側面出現在陸士約的眼前，頭上銀灰色的頭髮和鬍子都不見了，陸士約也立刻就認出了他來。

再也沒有比這個發現更驚人的了，因爲這個人竟然是——

海鳳鄉教授！

祕　密

陸士約從窗口躲開。他的腦子完全被弄糊塗了。他滿屋子亂鑽，根本不知道該往那裏走纔好。

假如憐雪小姐原來是他的敵人的話，那末他現在的處境實在是非常危險。他的思想還不能理解爲甚麼海鳳鄰又會是一個未來世界的居民的事實。不過他大概可以肯定的就是他從頭到尾都被蒙在鼓裏，不知道誰是他的眞正敵人。而現在看起來似乎是未來田園紀的人而不是養生城的馬拉里要毀滅他！

又或者說不定馬拉里與憐雪都是互相勾結好的，以前對他的追殺目的祇是要把他趕到安得士

城來，置於海鳳鄰的控制之下。不過話又說回來，假如海鳳鄰祇是田園紀人的一個工具的話，那天晚上他去海家吃飯的時候海鳳鄰大可以把他毒死的。

這個突然而來的發現——憐雪小姐從一個朋友的身份突然變成了一個敵人的事實深深地震驚了他。

他回想起初次看到她的情景，他幾乎立刻就被這個深宵突然出現的神秘女郎吸引住了，倒不是由於她的美貌，而是她的氣質。她漆黑的眼珠與明亮的目光閃耀著智慧與警覺的光芒；優美的身段顯示出精力充沛與優秀的血統；寬濶的眉間與纖巧的臉型則流露出高超的思想。這個女子代表了他心目中女性美的綜合——意志、力量、活潑的性格與銳利的智慧。現在發現心目中的偶像竟然是一個敵人，不禁使他對於未來世界女性的形像大大地打了折扣。

更壞的是，從他偷聽來的對話中，憐雪小姐居然還急著要毀滅他。這就意味著他應該重新檢討兩三天前（或者是二十萬年以前）她在他的臥房中告訴他的那些話的眞實性了。

到底安得士城是否應該根據她所說的理由予以毀滅呢？或是她另有一種不可告人的理由要把這個城市毀滅呢？根據陸士約自己的判斷，他已經同意這個美麗的城市事實上是有史以來最險惡的人性陷阱。他也認爲人類一定得從這裏被解放出來，否則便將愈來愈軟弱，最後變成一群無助

的、退化的行屍走肉。假如憐雪眞的有其他理由要打破這個城市的話，她的理由又是甚麼呢？

他的思想愈理愈亂，簡直找不到一點頭緒，不知道他聽來的話到底有多少的眞實性。

他甚至懷疑他有沒有聽過一句眞話。

她曾經說過，他的敵人就是安得士城的城主，一個名叫馬拉里的人。是否這也是一句謊言呢？

到目前爲止他還沒見過這個神秘人物。根據憐雪的說法，馬拉里的來龍去脈連她那個時代的科學家都找不出來。

那麼馬拉里是不是他的敵人呢？他是否眞如憐雪所說的，是這個城市的瘋狂統治者，把人類最後的殘存份子關在幼稚園裏？會不會馬拉里纔是要解放人類的人而憐雪小姐代表了反對的一方呢？

陸士約完全被弄糊塗了。他聳聳肩，決定暫時放棄這種毫無希望的推想，目前還是先逃出這裏再說。他雖然不知道憐雪小姐口中所說的「能量室」是甚麼東西，可以肯定不是好玩的東西，他可不要被關在裏面。

他走到大門口想要出去，可是那些快門葉片關得緊緊的，找不到任何開關。他又推又扳，弄

了半天，毫無動靜，想起他的臥室有一扇窗戶，趕快走回去。桑達士與憐雪似乎是在講話中。

他走進他的臥室。窗上掛着一些塑膠布，有點像二十世紀的浴簾，底下緊緊地與窗台連在一起，不過卻可以打橫推到一邊去，他把頭伸出窗外，不禁又吃了一驚。

他記得進來的時候這座屋子是與地面齊平的，可是現在離地至少有四分之一哩高。

他把上身上盡量伸出去，發現整幢房子建在一根金屬桿子上面，可以上下昇降，除了要防止他逃走外，似乎沒有必要要昇起那麼高。

他心頭昇起一股怒火，到目前為止，憐雪小姐和海鳳鄰或是桑達士都是在玩弄著他，好像賣藝者在操縱一個木偶一樣，從現在開始他可要擺脫他們的控制了。

陸士約爬上窗台，鑽到外面，然後毫不猶疑地跳了出去！

他在空中翻滾了一兩秒鐘，覺得冷風刮過他的身體。他的心中充滿著自由解脫的快意。他知道自己不會有危險的。他對於自己的超覺移位能力有完全的信心。

可是他還是低估了養生城那種無微不至的保護系統的工作能力。

一根金屬做的棒子快如閃電般從牆上伸了出來！

金屬棒的末端是一些繩索之類的韌帶，一下子就把他拉住了，然後那些韌帶收縮成一個網，

就此把他綑了個結實，吊在半空。

汗水從陸士約的前額上滴滴流下。那五個人造的太陽仍在頭頂上光芒四射，街上的人仍在狂歡不已，任何人祇要往上一看，就可以看到一個人吊在半空中。城市的管理中心現在無疑已經收到了報告，有人企圖自殺。而等到他的身份被查出來後，馬拉里就會知道他的獵物已經混進城內來了。

他拼命掙扎要逃出去，但是那些有彈性的韌帶似乎勒得更緊了。

空中經常有一些肥皂泡似的飛車經過，它們亂無規則地在城市上空飛行。任何一刻都可能有人發現他的情況而去通知了管理員。陸士約跳出了刀山，卻跌進了火海之中。他若留在屋子裏接受那個甚麼能量室的考驗說不定還要好一點。

他還在後悔不迭的時候，一輛飛車從遠處駛了過來，向他靠攏。他這時纔發現這些圓形的車子比他想像中要大得多。這一輛車幾乎有一輛大貨櫃車那樣大，而且並不是完全透明的，他用不信任的眼光瞧著它慢慢地靠過來。

一種看不見的力量籠罩著他的身體，縛在身上的韌帶馬上就自動鬆開了。陸士約把它們推開，卻發覺自己沒有往下掉，那種隱形的力量使他浮在半空中。祇見車子的外殼開了一個圓形的門

口，他的身體就被慢慢地移進了門內，把他慢慢地放下，然後門就關了起來，那種力量消失了。

陸士約站起來，感覺到這部大圓車又開始移動了。他在黑暗中摸索著前進，感覺到四周都是光滑的金屬面。他似乎被關在一個圓形的房間之中，這個房間的直徑大約有廿呎左右。

過了一會兒，房間裏亮了起來，光源仍然不知道來自何處。他仔細地觀察這個房間，進來時的那個快門似的門口已經奇蹟似地消失了，看不到任何痕跡，像是被牆壁遮起來一樣。

整個房間沒有一條裂縫，這是一個無懈可擊的囚室。

又過了一會兒，弧形的牆壁有一塊地區亮了起來，閃耀出各種顏色，然後焦點開始集中，變成了一個電視銀幕。

海鳳鄰出現在銀幕上，向著他微笑。

這是一個立體的形像，纖毫畢現，看起來就像是眞的一樣。

陸士約把雙手抱在胸前，毫無表情地等著對方的行動。

海鳳鄰的右手在畫面的下面作了一個動作，銀幕下面的地方也開始亮了起來，然後變作透明，裏面出現了各種儀表。

陸士約走近去觀察那些儀表，他認出其中一個是電壓計，一個是溫度計，另外一個很可能是

蓋氏計數器，其它的他一點也認不出來了。他退回房間的中央，靜靜地看著海鳳鄰，不管他原來是甚麼身份，陸士約都無法不在心裏把他看著是海鳳鄰。

那個老人的臉上帶著微笑。

「顯然你已經偷聽到了我們的談話了。」他的聲音從一個播音器裏傳出來，不過音質非常好，簡直跟眞人在現場說話毫無分別。

「顯然的……」陸士約喃喃地說道。

「那麼你一定已經知道我們的企圖了。知與不知現在都無關重要了。你現在就在能量室裏面，你將會受到人類所知的各種射線的襲擊。這是我們要消滅你的最後嘗試了。」

銀幕變成一片空白，重新恢復金屬牆壁的樣子。

一秒鐘之後，一道閃光從牆上射出，向著陸士約當頭罩下。

他的超覺移位立刻發生作用，把他送到了房間的另一面。那道電光射到地板上，發出一股强烈的臭氧氣味。

另一道閃電又直射而來，然後又一道，再一道，每一次他的身體都及時避開了。

陸士約不禁有點奇怪對方在打甚麼主意，他們一定明白這種攻擊對他是毫無效果的。

他緊張地等著。閃電的襲擊已經停止了，代之而來是一種溫度上昇的感覺。他向儀器板望過去，果然不出所料，溫度計上的讀數開始上昇。他用手抹了一下額上的汗水。覺得有點可笑，雖然他目前是被關在這裏，但當溫度昇高到致命的程度時難道他不會移位到外面去嗎？

好像已經猜到了他的心思似的，播音器裏又傳出了海鳳鄰的話：「你別太得意，你有沒有想過你的超覺移位祇能移到目光所及的地方。你記得當你的飛機迫降以前你不能移位到地上的事嗎？」

陸士約呆住了，汗水開始從他的前額上冒出。他想起當他駕駛的飛機即將撞毀之前他曾經竭力要移位去偉士城中某處，但是失敗了。

「還有，當你被困在掉下河裏的計程車中時，你也曾經試過要移位去一個安全的地方，但是也一樣的失敗了。你這個蠢材，難道你不知道你的超覺移位祇能到達目光所及的地方嗎？你沒有辦法逃出這個能量室，因為你不知道我們目前的方向和速度，你看不見外面。」

大顆大顆的汗珠從他的身上往外冒，他的衣服都濕透了。空氣也似乎凝住了。他的呼吸愈來愈困難，好像是在一座烤箱裏一樣，腳板愈來愈燙，已經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

「你們為甚麼要這樣子！到底為的是甚麼？」他緊張地大吼。

「想！陸士約！用你的腦子去想！再過一會兒你週圍的溫度就會超過人體所能忍受的限度了！」

海鳳鄰的話似乎也很緊張，這是非常奇怪的。

這個名叫海鳳鄰又名桑達士的人到底是甚麼人呢？他是不是憐雪小姐和田園紀的工作人員呢？他又會不會是替那個神秘的馬拉里工作的呢？

溫度繼續上昇，陸士約拼命掙扎，要吸入新鮮的空氣，可是每一次呼吸都帶走他肺部裏的水份。他的嘴唇愈來愈乾，汗水流進了他的眼睛，他的視線模糊不清。情勢已經非常危急了，除外他現在就脫離這個人工的煉獄，否則就完了，死亡已是指顧間的事。

他把他的精神向內集中，一直進入他思想最深遠的地方。他在找尋，找尋一個不知道叫甚麼東西的東西，在他的腦子裏的深處，他的求生機構會出來保護他脫離苦海，而這個機構的力量是無可限量的！

然後，突然之間，他找到了！

古往今來，祇有他一個人能夠了解這個秘密，這個奧妙無匹的神秘力量赤裸裸地出現在他的眼前，使他整個人都顫慄不已。他驚奇地看著它，貪婪地吸收著它的意義！

「快！陸士約！現在的溫度已經是人類生存的最高限度了！」外面的聲音又在大吼！

可是陸士約已經甚麼都聽不見了，對於身體四周的熱浪，他完全無動於衷。

這眞是再簡單也不過的事，他早就應該想到的。

在這種情況下，他的求生機構唯一可能的反應就是把深藏在他腦子裏的射電神經能力交由他的理智來控制！

於是，就像是一扇塵封的門被打開了，又好像是一個頑固的堤壩被沖開了，無窮無盡的情報有如洪水一般直湧進他靈魂的深處。好像有一卷藍圖慢慢地展現在眼前，他淸淸楚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射電神經的作用原理，他完全了解如何吸收，控制與運用各種放射性的能量。

這是一次令人目瞪口呆的顯示。

但是，這個作用的過程是無法用言語來表達的。他知道自己永遠無法敎任何人做同樣的事情，正如一個棋藝大師永遠無法描述他爲甚麼能够在一瞬息之間決定走那一步棋，又如一個大作曲家無法解釋他怎樣捕捉到交響樂的一段旋律一般。

這是一個無法用任何媒介來表達的秘密，即使是最高超的數學方法也無法描述這一個非常簡單但同時也是無限複雜的思想過程。

「士約！士約！溫度已經超過了生命所能負荷的程度啦！」

叫聲從外面傳進這個沸騰的密室裏，同時也傳進了他的耳朵之中。

幾乎是漠不關心地，陸士約「伸」出去——我們祇能這樣形容——用這個它的存在他從來不知道的腦子的部份「伸」出去，輕而易舉地抓住了那些熱能，把它們都撥到一邊去。

房間裏馬上開始冷却下來。

對於它內在的視覺系統而言，那些迫人的熱浪就好像是一個可以看到，可以觸摸到的實體一樣！

而利用他思想的延伸的部份，他就這樣把這個實體撥開？轉開？引開了？語言和文字是無法表達它的動作的。

溫度愈來愈低，最後降至到了正常的水平。

陸士約靜靜站在那裏，等待著下一次的攻擊。

他並沒有等很久。

中央梯塔

陸士約的神經突然感覺到一陣輕微的刺激，這種感覺並不十分難受但却是確實存在的，一定有某種無形的射線在向他襲擊！

他的目光向儀表板的方向望過去。其它的儀表都沒有動靜，祇有那個好像蓋氏計數器的指針不住地上昇，已經超過了黃色的區域，進入了紅色的區域，顯然是致死的強度。

他們正在用伽瑪射線向他襲擊！

陸士約輕輕地皺了一下眉頭。使出他觀察各種能量流的特殊視覺。對他的「眼睛」而言，剛纔看到的熱線是一片猩紅色的同心圓，而現在的伽瑪線却像是許多浮在半空中的棒狀物，發出紫

色的螢光。

他的射電神經追踪伽瑪線在天花板上的來源，再次用他無法描述的力量「伸」出去，一下子就把能量的來源截斷了，那些致命的射線靜止了。

陸士約興奮地環顧四周，猜想對方下一步要怎樣對付他。他相信不管是甚麼形式的能量，他的射電神經系統都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到它的來源，並且使它消失於無形。

他全身泛起一陣熱烈的感覺，好像是美酒流進了他的血管一樣。他是自有人類以來唯一擁有這個秘密力量的人。又由於他所受過的科學訓練，使得他能够充分吸收這個秘密的內容，而且很快地了解了它的作用方式。

因爲陸士約一開始就是一個科學工作者，對於電子學的理論與實際都非常熟悉，他對於理論物理有一種高超的理解力，可以在一瞬間之內完成觀察、實驗和設計的過程，更由於他與生俱來的商業頭腦，使他可以把自已的發明變爲價值千百萬的財產。

別人卽使擁有他的射電神經基因，可是沒有他在能量與電磁光譜學上的訓練的話，絕不可能在這短短的時間之內發展完成他的超人能力，並且立卽付之應用。換了任何人都會死在能量室裏面，祇有陸士約活了下來。

他還在等著下一波的攻擊。

到目前爲止對方使用的都是普通的放射性能量。對他而言所有的能量都祇是一種基本能量的不同形式。譬如熱能是經由紅外線波長放出的能量，在電磁光譜上約佔九個八度（octaves），這種能量的量子數非常低——還不到一電子伏特，陸士約簡直不費吹灰之力就撥開了它們。

伽瑪射線却是能階很高的一種能量，其波長位置接近光譜的頂端，長度大約爲八個八度。波長最高可達一千個西貝（Siegbahn）單位，量子數可高達一百萬電子伏特。

到目前爲止他已經處理了電磁光譜上三分之一長度的能量。他猜想對方下一步可能會用到宇宙線。這種射線的能量最高可達八百二十億電子伏特！

他的射電神經能力能不能操縱這樣强大的能量呢？

在外面的控制室裏海鳳鄰正在研究那些指針的讀數，臉上盡是敬畏與興奮的神色。

「他成功了！」他喊道，「他已經可以隨意指揮他的射電神經能力了！眞是神奇！」

憐雪小姐在旁邊說道：「我想下面就要用到宇宙線了。」

「是的，假如他能够控制宇宙線的話，他就可以控制任何射線了。」海鳳鄰開始調整能量放射器的數字，把頻率提高到每秒鐘十的二十四次方，波長祇有幾千分之一埃（Angstrom），這

是八百億電子伏特量子數所在的區域。

他把紅色的鈕按下了。

能量室內毫無動靜。

憐雪小姐驚叫道：「不好了！他甚麼事都沒有做，或者是沒有這個能力。

絕望的表情印上了海鳳鄰的臉。

「你說得對……裏面已經充滿了致命的幅射線，而他一點動靜也沒有！」

「快！把電視打開。」

「海鳳鄰點了點頭，開始調整傳視器。

然後他發出了一聲驚叫。

能量室內空空如也。

陸士約已經不見了！

陸士約毫無支撐地浮在半空中，目送那輛圓形的車子慢慢地離他而去，與其它的車子混在一起了。他的臉上帶著淡淡的微笑，當海鳳鄰與憐雪發覺他們的囚犯已經從那個號稱無法穿透的囚

籠裏逃走時不知該有多驚奇哩！

他已經厭倦了當別人的試驗品，現在他已經可以隨心所欲地控制他的超人能力，他被別人玩弄在股掌之上已經太久了，現在是作他自己的主人的時候了。

海鳳鄰說他的超覺移位能力祇有在目光所及的距離纔有效。當他的超人能力仍在原始階段時或許是這樣。可是他能夠穿透養生城的保護罩這件事就是一個例外。這一個事實同時也證明了，當超覺移位進行時，他的身體並沒有變成原子漆一類的物質穿過空間，因爲這樣的話他的身體便會在經過保護罩時被消滅掉。

超覺移位並不是幻化，而是他的神經用某種方法把空間扭曲了。

他嘗試把自己移到能量室外面的空中，他成功了。

而這一次，他的腦子非常清楚地體驗了移位進行的過程。這是一種非常奇妙的經驗。他的神經系統用一種無法形容的方式，把他思想的觸手「伸」了出去，在同一時間中把兩個不同的時空連續體抓在一起。

時間與空間可以譬喻爲兩種不同的東西，互相交織在一起，形成一面漁網一樣的網狀物，而他所做的就是把他思想的手「伸」出去，把這面網的兩個不同部份抓住，把它們交疊在一起，就

在這一瞬息之中，他的身體同時存在在兩個空間之中。

由於彎在一起的空間是一種不穩定的狀態，這種扭曲使時空連續體的脈絡受到了張力，促使它們彈回原位，重新恢復以前的穩定狀態。當上面的過程進行的時候，陸士約的身體可以選擇停留在兩處空間的任一處之內。

因此他的身體衹需主動地向某一方靠近便可從一個空間進入另一個空間。這就是超覺移位的進行過程，而在此過程中他的身體無需經過兩處空間的中間地區。

因此，理論上超覺移位的作用範圍自應不受目光範圍的限制，這個限制的存在是潛意識自我保護的結果，因爲他的求生機構拒絕把身體送去一個不可知的地點。但是，當理智開始接管這項工作之後，這種限制便自動取消了，因爲通過理智的命令，人是可以故意讓自己陷入危險的境地的。

陸士約跳出了能量室之後，由於重力的作用，他的身體就像一塊石頭似的從空中往下掉。

可是他立刻就發覺重力原來也是輻射能之一種。雖然他自己的時代還未能把這種能量的波長排列在電磁光譜上，這個來自二十世紀的射電神經超人却可以在一霎眼之間便看清了它的性質。

對於他內在的視覺而言，重力波是一種暗藍色的脈動，從下向上發出，一波接著一波。重力

波與其它能量的分別之一就是，後者的波長都很短，紅外線的波長爲一千西貝，相當於一公分的一億分之一。而重力波的波長却大的驚人——其波長約爲整個太陽系的長度。

重力波的量子數也與別的不同，其能量爲負值。雖然他不明白爲甚麼會這樣，不過他却可以看出，在可見光譜以下的區域，量子數開始由正變爲負，而重力波排列的位置非常低，遠在無線電波的位置之下，其量子數爲負數的數百萬電子伏特。

雖然重力的性質非常特殊，陸士約却仍可毫無困難地控制這種能量。因此他在空中衹不過下跌了不到一千呎，就停下來了。

這時他的感覺大概有點像太空人在無重力狀態一樣，內耳和胃部都有一點不舒服的感覺，不過他忍耐著，思量下一步的行動。

過不了多久，海鳳鄉就會發現陸士約已經逃出來了。他很可能會掉頭來追捕他。陸士約知道再逃走並不是難事，不過他犯不着跟他們捉迷藏。而且說不定海鳳鄉還留了一兩手殺手鐧沒有使出來，至少他應該會猜得到陸士約的超人能力的，還是不要冒險的好。

他決定先降落地上再說。暴露在空中太容易被發現了。最接近的一幢建築物看起來非常高大，恰巧位於城市的中央地帶。陸士約就向著它慢慢地靠過去。也就是說，他故意容許一部份的重

力作用在他的身體上，斜斜地向前面落下去。

他一面慢慢地降落，一面好奇地研究那座大廈。這是一幢外形奇特的建築物，每一層是一個正方形，愈往上愈小，外面的四邊就形成了樓梯似的陽台。他記得曾經在一本介紹各種金字塔的書上看到類似的圖形，書上把這種建築稱爲巴比倫的梯塔。

他一面向著它慢慢靠近，一面練習在空中進行的技巧。那座梯塔似乎是用金屬建造的。假如這種金屬帶有鐵的成份的話，就一定會有一個磁場，而他的射電神經可以控制磁場。

他把他的感覺神經轉到磁力波的頻率上，立刻就證實了他的揣測。這幢中央梯塔的外面有一個微弱的磁場。在他的「眼」中看來，磁力波像是一片灰白而略帶粉紅色的陰影。他把他的射電神經觸手伸出去試了一下，發覺他可以改變磁場的正負電荷。他停在半空中開始思索，這個人類歷史上唯一出現的射電神經超人一時之間忘了是同極相拒，異極相吸，還是剛好相反！

終於他想通了，應該是異極相吸纔對。他於是在自己的周圍建起了一個磁場，然後操縱梯塔的磁場，造成相反的極性，於是他的身體就慢慢地被吸了過去，最後在一層樓的陽台上輕輕地落下來。他的心頭湧起一陣前所未有的驕傲，好像是他已準備接管這個世界，因爲就在這半分鐘之內，他已經實現了自有人類以來就有的夢想，那就是——像鳥一樣的飛行。

窗子沒有鎖，一下子就推開了，陸士約走進了一個陰暗的房間之內。雖然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不過他却一點恐懼都沒有。當他正在想試試看用他的射電神經在黑暗中視物的時候，前面傳來了一個聲音。

「不許動，我手上的武器是可以追踪你身上的熱線的！」

這是一個年青女子的聲音，與外面安得士城居民那種神經質的聲音大不相同。

雖然如此，他却一點也不緊張，他知道自己的能力足以應付任何危險的攻擊武器。他微笑了一下，繼續向前走。

「我再次警告你，不要再過來，否則我就要開槍了！」

這個女子的聲音就在前面不遠的地方，可是他看不見對方的樣子，就決定再靠近一點。

「好吧！這是你自己找的——」

他聽到一陣「絲絲」的聲音，有點像壓縮過的氣體從管道裏噴出來。

陸士約全神戒備，準備撥開任何射過來的能量。

突然之間他的鼻子嗅到了一股化學藥品的味道。他立刻警覺，想喊出聲來，却僅僅張了張嘴，使臉朝下倒在柔軟的地毯上。一陣麻木的感覺傳遍全身。就在他的知覺尚未完全消失之前，他

祇能在心裏對自己說了一句話。

「祇不過是痲醉氣體，你這個自大的傻瓜！」

然後他就甚麼都不知道了。

即使是一個射電神經超人也會被痲醉的。

城主

陸士約隱隱約約地感覺到頭頂上明亮的燈光與四周講話的聲音，還有氷涼的金屬貼在身上的感覺。他的腦子裏空空的，祇有一些斷斷續續的思想偶然流過，對於周圍發生的事情懷著一種局外人的態度。

迷迷糊糊中聽到一個男人的聲音說道：「但他又怎能溜進亞雪娜的房間的呢？那裏足有十二層樓高，而電腦會自動排斥任何靠近中央塔的空氣車——」

另外一個似乎是年紀較大的男人說：「任何車輛接近到本樓的一百尺之內時電腦都會發出警告的，那些牲口們沒有一個曉得用飛行衣。這眞是不可思議！」

牲口?原來他們把城內的居民都叫做牲口。陸士約的懶懶散散地想。他早就懷疑這個城市裏一定有某種管理階層的人。假如所有的人都在尋歡作樂的話安得士城是不可能存在的。馬拉里也不可能是城內唯一有理智的人。由於陸士約的腦部處在一種完全放鬆的狀況下，上面的這些思想祇是掠過他的腦海而已。

「你們看到這具儀器的讀數嗎?他的血液裏完全沒有毒素。再看他的理智水平，完全清明，跟我們一樣，他甚至可能是我們之中的一個人。把那具電壓計給我遞過來——」

幾片涼涼的金屬片貼上了陸士約的太陽穴，然後一陣麻麻的感覺傳進了他的頭骨。雖然不大舒服，却並不痛苦。

一個驚奇與緊張的聲音說道:「老天爺!這個傢伙是一個原始人!你們看看他的神經觸突，還有腦部的外皮層，我想絕不會超過第二階段!」

「可能是一個退化的人。」另外一個聲音說道，「或者是長期潛伏的遺傳因子，不過這樣的話在他出生時基因監聽系統一定會發出警告的。會不會是一個變種?」

另外一個緩慢的聲音說道:「我想你猜得不錯，這個一定是變種。萬能儀顯示出他的神經系統進化程度超過了正常人數百分之一千萬倍!具有這種神經系統的人可以控制整個電磁光譜上的

能量，這是一個射電神經超人!」

「奧達說得對」，那個蒼老而帶有權威的聲音說道，「但加因說他的神經結構祇到第二階段也沒有錯。這個人可能出生於二十萬年以前。換句話說，他是遙遠的過去中發生的一個變種!」

「毫無疑問」，一個冷漠的女子聲音回答，「我早已把他的分子結構焗值量出來了，而你們這些笨蛋還在爭執不休。這個人來自公元兩千年，他可以在時間之間旅行。我們必須立刻通知馬拉里!」

「我們把他留在這裏安全嗎?要不要趁他沒有抵抗力的時候把他殺死掉?萬一他恢復知覺的話——他的射電神經的能力是無法估計的。理論上他可以毀滅這個城市，甚至毀滅整個地球!」

那個女子的聲音冷漠而又自負地答道:「管他是不是超人，他現在還是在一種空虛而無助的狀態之中，祇要那部機器繼續刺激他腦子裏的快樂中樞就不會有事，來吧!」

「但是他的神經可以把那部機器關掉對不對?」

「他是有這個能力，但是他不會去關掉它，你照我的吩咐去做就是，我們一定得馬上通知馬拉里。」

他們說的是那一部機器呀……噢!原來是這一部……陸士約迷迷糊糊地想著。他現在感覺到

他的頭部附近有一部儀器，記錄了他的腦波，並且不住地發出訊號刺激他腦子裏的某個地區。陸士約懶洋洋地，幾乎是開玩笑地伸出他的神經觸手，撥弄著頭頂上的那部儀器——

突然之間他完全清醒過來了！

從那種迷迷糊糊的狀態中到一下子明白了發生中的事情，冷汗從他的頭頂到腳尖都在往外直冒！

他的靈思電轉，一下子就把頭上的那部腦波器的電源切斷了。然後他的注意力立刻轉到了那幾個安得士人身上。他的射電神經如閃電般伸了出去，在每個人的思想通道中輸入了一個强烈的脈沖。就像是一些電子系統發生漏電一樣，這些神經系統立刻出現「短路」。

六個都市紀的技術員一聲不響地倒了下去，縮成一團，陸士約把他們腦子裏的「保險絲」燒斷了，要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纔會醒過來。

然後他開始檢查自己的狀況，發覺他全身一絲不掛地躺在床上，身體下墊著一張柔軟的墊子。雖然他沒有被縛起來，但是有一種無形的力量把他限制在那裏，各種儀器的金屬電極接到他身上各處。

他把那個限制著他的力場撥開，又扯掉身上的那一大堆電極，然後跳下來狼狽地找他的衣服

，却一件也找不到。

最後他聳了聳肩，決定在那些安得士人身上借一件來救急。躺在地上的人有男有女，大都身材纖小，頭大而頭髮甚少，每人都穿著一件從頭套到脚的絲質衣服，胸前掛著一枚紅色的牌子，上面的符號却認不出來。

他挑了一個身材高大的男技術員，把他的衣服脫下來後往自己身上套，却弄了半天還穿不上。陸士約不耐煩了，就用他的神經視覺去觀察這件衣服，發覺衣服是用靜電而不是用鈕扣或拉鏈之類扣起來的。他把靜電場中和了之後，就很容易地穿上了，然後再把衣服上的電荷充回去，順手把對方的鞋子也摸過來穿在自己的脚上。

他檢視身上的打扮，發覺他的頭髮太濃，養生城的統治階層似乎都有禿頂的傾向。有一個技術員頭上帶了一頂軟帽，陸士約毫不猶疑地取過來，發覺剛好把他的頭髮蓋住。

他走出房間，外面是一條長長的走廊，地板上鋪的仍是那種無所不在的乳膠墊，還有就是那種不知來自何處的光線。

走廊兩邊都空無一人，一邊通向另一條走廊，另外一邊好像是一個半圓形的大廳，裏面立著很多中空的管子，看不出是甚麼用途，他就決定往這邊走。

走廊兩旁常常碰到那種攝影機快門似的門戶，全都關得緊緊的，門上標示著一些複雜的圖形，意義不明。

他並不希望被別人碰到，發現他是一個冒牌貨，不過他也不特別害怕這種事情，雖然經過了這一次痲醉槍的風險，他對自己的能力仍然有很大的信心，知道自己可以應付未來的情況。

不過當情況出現時陸士約仍然禁不住嚇了一跳。

他已經走了走廊的一半路的時候，旁邊的一扇「快門」突然打開了，一個機械人滑了出來。

這一個機械人約有眞人一般大小，身上披著光滑發亮的藍色金屬片，它的身體作一整塊，四肢上套著金屬圈圈，頭部橢圓但是沒有五官，胸前刻著一些不可索解的標誌。

陸士約竭力保持鎭定，假裝不在乎地看著對方。他猜想這種機械人在這裏一定是非常普遍的，根據他剛才斷斷續續聽來的資料看來，這裏似乎是養生城的中央政府所在地。

不過他心裏禁不住湧起一陣激動，因爲在他面前出現的，乃是人類最古老而最不容易實現的夢想之一——機械生命。

這個機械人滑行的動作極爲優美，他的下肢部份並不是腿，而是許多圈子，以電磁力粘在一起，而整個人其實是半浮在空中滑動。

那個機械人用沒有五官的臉孔靜靜地「看」著他。

陸士約混身不自然，幾乎覺得對方平滑的臉孔底下有一雙眼睛在瞪著他一般。突然間他又嚇了一跳，因爲這個沒有嘴巴的機械人居然講起話來。

「博士，敬禮。」

那是一種平板毫無高低抑揚的音調，陸士約自己的公司曾經做個機械語言的實驗，聽起來似乎差不多。

「敬禮！」他活潑地回答。

「顯然你是要去報告有關那個入侵者的事了。」那機械人說。這句話與其是問話，毋寧更像是說明，因爲語尾的音調並沒有提高。

「我是的。」陸士約回答，倒不完全是撒謊。

那個機械的聲音又唱道：「城主已經等得不耐煩了，特別輸送道已經準備好了，你有帶著你的標誌吧。」

陸士約猶豫了，他不清楚這句話是甚麼意思，是否他應該在這時出示某種標誌呢？

他決定吹牛過關，萬一被對方發現不對的話，他大概可以及時制住它的。

既然人腦也可以發生「短路」的話，控制機械人的腦子應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帶了！」陸士約硬着頭皮回答。

那機械人點了點頭，對這個回答表示滿意，它開始向走廊那一端滑過去，陸士約跟在後面。

他們走到了走廊走端的大廳中，裏面空無一人。

陸士約好奇地打量四周。

九根透明的大圓筒作等距離排列在周圍，看起來不像是塑膠或玻璃製品，倒像是某種透明的金屬製品。這些圓筒的直徑很寬大，可以讓人從容通過。它們從地板一直通到天花板上，似乎像是某種電梯之類，不過他却看不到任何籠子或平臺之類可供上下的，附近也看不到任何操縱的按鈕。

那個機械人又開始說話了：「特別輸送管已經準備好了。」

難道它的意思是要陸士約憑空踏進那根管子裏面嗎？似乎是如此，管子旁邊開了一個眞人大小的缺口，不過裏面空無一物。

陸士約站在那裏，猶豫不決地咬著他的嘴唇。

他偶然地用他的超人神經系統探索面前的管子，却意外地看到了一道連綿不斷的能量緩緩地

向上流動。他仔細觀察這道能量流的性質，發現它的力量剛好足以抵消地心引力，並且把一個人往上推送。

一個抗地心引力的裝置！陸士約驚嘆。

卽使明知不會掉下去，而且他自己的能力也足以控制地心引力的作用，可是叫一個人憑空踏到虛空中仍然是不容易的。

他鼓起勇氣，一頭踏進了管子裏面，馬上就覺得他的身體慢慢地往上昇，甚至還帶有一點加速度，一點不舒服的感覺也沒有。

一秒鐘之後，他的上昇速度已加快了十倍，不過他祇能從眼前的景物掠過的速度來判斷，他自己的身體却感覺不到這種變動。他唯一的感覺就是無重力的慣性運動，還有就是對於行將到來的挑戰的緊張情緒。

他終於要見到馬拉里了！在這個封閉的城市中統治著人類最後的殘存分子，並且曾經使用銀衣人和各種殘忍手段要追殺他的神秘人物，這就是他馬上便要面對著的人！

死亡區域

陸士約伸展著他的神經，研究著那一道使他的身體往上昇的能量流。

這是一種他從未見過的能量，與他藉以抵達中央梯塔的能量不同。當他從能量室中逃出來後，他祇是用他的神經觸手捉住了地球本身的重力場，並且利用他的能量來使自己懸浮在半空中。而在這個管道上流動的却是一種性質完全不同的能量，在電磁光譜上的位置也不一樣。

在這些管子的最底層的地方，也就是安得士城的控制中心的地方，埋藏著一個强大的能量放射系統。這些放射出來的能量並沒有抵消或抗拒地球的重力場，但是它們却在進入管道內的任何物體的周圍佈下了一個能量的「網」，這一面網使其中的物體向上作加速運動。

這些能量形成的靜止場並沒有抵抗地心重力，它祇是使重力線繞過了它而不發生作用！

即使是在這個緊張的時刻，陸士約仍然不自禁地爲這樣一個偉大的科技成就而驚嘆不已。

同時這裏又是一個都市紀人不可救藥的證據，在任何一個較爲健康的，開放的社會裏，祇要其中的居民仍有拓荒，探險的精神的話，這樣的一個發明一定會把人類送進了無盡的太空。

因爲自有人類以來，他們就被關在地球重力場之中，而這個發明居然把人類從這個比養生城還要古老數千萬年的陷阱中解放了出來。

可是在這個充滿墮落的安得士城裏，這樣一個偉大的發明却祇不過用來作電梯的用途！

雖然憐雪小姐與海鳳鄰都曾經要毀滅他的生命，其原因至今未明，陸士約仍然不自禁地同意他們的觀點，這個城市是應該被推倒的！

那麼這個馬拉里又是甚麼人呢？他到底是朋友還是敵人呢？

這一個問題是如此重要，陸士約却無法得到任何答案，因爲他缺乏足夠的資料。

不過再過一會他就會與這個神秘人物會面了，他一定會揭破這個謎底的。

由於天生對科學的好奇心，陸士約仍然用著他的射電神經探測著輸管內的能量流。就因爲這

種好奇心纔使得他又逃過了一刼。

他的神經系統突然在前面看到了一種危險的能量場，幾乎就在他頭頂的上方。

他的射電神經把這一種新的能量看成爲許多藍色的旋渦，事實上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外差系統，其播放的頻率與人類腦波的頻率相同。在這個場的作用範圍之內，任何類似人類思想的活動都將停止。其作用原理與海氏波干擾無線電波相仿。這一個干擾系統使所有腦子活動失效，即使是一個機械人的腦子也不能倖免。

而他的身體正在加速進入這個區域，再過百萬分之一秒就要進入它的作用範圍了。

陸士約的神經觸手快如閃電般的伸了出去，就在千鈞一髮之際，把這個險惡無比的能量場推開了。

然後他噓了一口氣，爲自己的僥倖而心驚不已！

假如他不是一直在觀察輸送管內的能量流的話，即使是他的求生機構也救不了他。那個外差干擾區域的訊號實在太微弱了，試想想人類的腦波訊號有多弱！他的求生機構絕對無法及時覺察到它的存在。

而他的思想就會突然停止，他的超人能力也無用武之地了。當自主神經系統發生阻滯時，血

液循環，心跳，肺與呼吸作用等也就停止了。

他立刻就看出來這一個死亡地帶保護了馬拉里，使他不受外人的攻擊。暗殺的藝術在養生城裏應是早就失傳了，那些醉生夢死的安得士人不會有任何暗殺的企圖，不過馬拉里底下的幹部說不定有一兩個人會有政治上的野心，想要取而代之的。

這一個死亡區域可以擋住任何意圖不軌的攻擊，即使是機械人都無法穿透這個屏障。

陸士約突然想起來了，底下的那個機械人曾經問過他有關某種標記的事情，當時他因爲搞不清對方的用意，就扯個謊應付過去了，現在想起來這個標無疑是馬拉里用來選擇他要接見的人用的。那些技術員可能每人身上都帶有與別人不同的標記，而祇有帶著適當標記的人纔能安然進入馬拉里的辦公室。

陸士約搜索身上的口袋，找出來一個小牌子，大概就是所謂的標記了。他觀察它的分子構造，發覺其成份是一種格子狀的結晶，裏頭放射出一種輕微的電磁波訊號。推測這個標記的能量被激發出來後，便可以在佩戴的人的周圍佈置了一個場，這個場把剛才那個死亡區域的能量中和了。由於陸士約祇是隨便地挑了一套合身的衣服，而這套衣服的原主顯然不是被馬拉里召見的一位，所以他的標誌並沒有發生保護的作用。

陸士約寬慰地嘆了一口氣，爲了他的好運慶幸不已，假如他不是基於好奇心不斷地觀察能量流的話現在一定已經死去了。

而這一道保護的措施可能就是憐雪小姐與海鳳鄰要找他來干預的緣故，因爲假如沒有這一道障碍的話，海鳳鄰就應該可以偷偷地溜進來把馬拉里幹掉，或者用武器迫著他把保護罩撤掉，然後由武裝機器來收拾一切。

這一道無懈可擊的死亡區域使任何企圖暗殺馬拉里的陰謀都歸於幻滅，祇有他要見的人才能毫無損傷地進入他的辦公室。

祇有像陸士約那樣具有操縱、抵消以及利用一切能量來源的射電神經超人纔能穿透這一類的限制，正如他穿越了安得士城的保護罩一樣。而現在他的腦子裏又想起了兩件事情。

第一就是他猜想保護罩的開關一定就在馬拉里的辦公室之中，否則的話海鳳鄰一定可以在別的地方把它關掉。

陸士約的心頭泛起一陣激動，他現在已經在直搗這個城市最重要的核心地區了，假如他能够把馬拉里制服住並且把保護罩關掉的話就可以把地球上殘存的人類從這個都市監獄中解放出來了。

而另外一件却是令他大惑不解的事，那就是——

海鳳鄰或憐雪小姐都可以在不同的時代之間旅行，這是他親眼看到的，而且他們也曾經穿越了安得士城的保護罩。

假如一個人可以在時間裏往返旅行的話，他一定也可以在空間裏自由往返。因爲對於一個時間的旅行者而言，沒有那一個地方是他到不了的。因爲他可以在任何障碍物還沒建立以前就到達該處，然後向未來走，出現在障碍物裏面的地方。

假如這是事實的話，憐雪和海鳳鄰兩人應該可以隨時把養生城毀滅掉！

可是他們並沒有這樣做，相反地，他們費了好大的功夫把陸士約從遙遠的過去中弄到這個時代來，然後叫他去做這件事。

爲甚麼呢？

陸士約皺眉苦思。

除非他們一開始就在撒謊，他們根本無意要打破養生城，無意要解放人類，他們從頭到尾都祇是在演戲而已！

但是雖然他至今還弄不透他們的動機何在，他却可以肯定，雖然他們似乎都是他的敵人，他

們仍然是要推翻養生城的，否則所有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就完全不合理了。

他的心裏湧起一陣興奮，在他鍥而不捨的追尋之下，頑固的秘密終於讓步了。他的思想掙脫了它的牢籠，一飛沖天，整個事實歷歷在目。

他的腦子飛快地濾過各種情報與事實，歸納出各種理論。打從他在辦公室裏抬起頭來，看見一柄手槍懸在半空中的時候開始一直到現在，所有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都已有了合理的解釋，未來時代的田園紀人的神秘面紗已經終於被扯下來了。

所有他聽到的事情幾乎都是眞的——幾乎但不完全是！

但是所有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却幾乎都是假的，整個事情從頭到尾都是田園紀的那些心理學大師苦心孤詣地計劃的結果，他們一直都是在利用他！

他的嘴唇半張，眼睛裏射出難以置信的光芒，所有事情的神秘的外衣都在他眼前像輕紗似地掀了起來。

這眞是不可思議的大計劃。

他現在總算明白了，憐雪小姐其實並沒有在他的臥室裏出現，她其實祇不過是一個幻象而已。

任何有知的生物都不可能在時間流之內旅行。

祇有他自己是一個例外。此外，懸浮在養生城上空的那座武裝機器——一個人造的知性物體，也從遙遠的未來世界來到了這個時代。

一個有知性的機器可以在時間內旅行，但人類却不可以！

爲甚麼是這樣陸士約不大清楚，他猜想可能所有生物的分子都是每一個時間的熵構（eutropic structure）的一部份。他想起下面的那些技術員們發現他的熵值居然屬於過去的時代時表現的驚奇。

可能人類出生的時候，他的思想結構已經與當時的能量結構結合在一起了。所有生物體的腦子都屬於某種能量方程式的一部份，因此人類的腦子無法擺脫它的限制。

不過這已無關重要了。

重要的就是他——也祇有他一個人可以在時間流之內自由往返。因爲他事實上並沒有通過時間，正如他也沒有通過安得士城的保護罩一樣。任何人類在時間流之內上下移動的話，就會使腦子裏的能量結構受到張力，從而把整個思想的能量線扯壞，人也就崩潰了。

當陸士約實行他的超覺移位運動時，他把兩處不同的空間叠在一起，他的時間旅行也是同樣

的原理，把兩個不同的時間扯在一起，然後選擇在一個新的時間內出現。

古往今來，祇有他一個人可以做到這一點。

憐雪小姐是未來田園紀時代的人，因此她在任何其它時代中出現都祇是幻影而已。

陸士約想起他從來沒有碰過她的手，第一次看到她的時候，她曾經丟（而不是遞）給他一枚金屬小圓管。

她在海鳳鄉屋子裏的出現可能祇是以人工在他的腦子裏製造的幻象而已。他曾經看到過類似的實驗，利用電極刺激腦子裏的各種區域，就可以分別製造出聽覺，觸覺甚至嗅覺上的反應。

顯然有一種力量曾經從遙遠的未來世界裏傳來刺激了他腦子裏的某些區域從而製造了整個事情的印象。

那枚金屬小管可能是整個過程之中唯一實際存在的東西。不管它的作用是甚麼，這是可以通過時間流的非生物體，一如那座武裝機器一般。

那個海鳳鄉又名桑達的人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陸士約猜想這個人在二十世紀的出現可能也是一個假做的幻象。桑達士被困在這個都市紀的安得士城之內，一如憐雪小姐被困在田園紀時代之內一樣，他不可能以海鳳鄉的身份在陸士約的

時代之中出現。那些未來世界的心理學大師既然能够令他「看」到實際上並不存在的人，當然也可以誘使他相信有一個名叫海鳳鄰的老朋友的。

一旦以上的這些事情都弄清楚了以後，許多不可索解的怪事都有了解釋了。

那一柄在半空中瞧他開火的手槍，那一輛無人駕駛的大轎車，都祇是一些機器，可以用從未來投射過來的能量來操縱，甚至很可能祇是一些幻象而已。總而言之，他們的目的就是要製造一種超自然的謀殺方式而已。

還有一件事至今仍然是一個謎，那就是——他們爲甚麼要殺死他呢？

陸士約不禁微笑。

答案實在是再簡單也不過，那就是——

桑達士和憐雪根本沒有要殺死他！

電腦

陸士約想得太出神了，幾乎沒有注意到周圍的變化。不過他終於發現上昇的速度愈來愈慢，最後完全停止。管子的一面打開了，他走出來，外面是一個候見室似的地方，地板上鋪著華貴的地毯，深陷脚背，再也看不見外面的那些乳膠墊子了。

房間裏充滿著柔和的，却仍然不知來自何處的光線。周圍的佈置非常華麗，陸士約覺得自己好像來到了一座用黃金、白銀與寶石佈置成的皇宮似的。

他橫過厚厚的地毯，走到一扇雕刻精美的門前面，它無聲無息地打開了，陸士約看到裏面的佈置，連呼吸都幾乎停止了。

圓拱式的天花板，用非常貴重的染色玻璃鑲拼而成，發出一百種寶石的光芒。各種精美絕倫的雕刻品，象牙的、水晶的、石膏的、大理石的、香木的、黑檀木的和一些似乎是合成物造成的佈置在四週。

牆壁上是名貴無比的掛氈，還有一些三度空間的圖畫，好像是活的一樣，房間裏還有各種不同時代手工製造的傢俱小心地分配在各處，整個房間的佈置是如此芬芳與美麗。

而在這一切的中央，有一個人坐在那裏。

這是一張强勁有力，傲視世界的臉孔，簡直是一個雕刻天才的藝術傑作，他眼睛裏射出的正是人類心目中最理想的領袖的光芒，廣濶，微斜的肩膀與交叉的雙手顯示出自制，他的表情非常莊嚴，方型的下巴與鮮明的嘴唇顯示出意志，高而寛廣的前額顯示出深思，冷靜與理智的性格。

這個人就是馬拉里，安得士城的統治者，除他以外便無別人。

他坐在一張寛濶，表面光滑的大辦公桌後面。他的衣着非常整齊，一件深色的上衣，用非常昂貴的衣料做成，剪裁合度，似乎更强調了他的力量，這個人的全身上下都散發著無與倫比的尊嚴。

任何人祇要看一眼就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命中註定要控制千百萬人的命運的人，任何人都會不

由自主地被這一副充滿意志力的臉孔與磁石般的眼神吸引著，這是一個超人的化身。同樣的光輝一定也曾經散發在阿歷山大，凱撒，拿破崙與希特勒等人的身上。

那個人的眼神使人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著，好像是——

催眠術！

陸士約警覺地竭力移開他的目光。

一秒鐘之後他的前後左右便已經佈滿了致命的輻射線，其種類幾乎包括了整個電磁光譜上的範圍。一個普通的人在這種情形下早就死去多時，可是陸士約却輕而易舉地把它們撥開了，他的射電神經一下子追踪到天花板上的發射器，把它的能源截斷了。

當做這件事情的時候，他同時也把整個房間裏的能量來源都切斷了。

馬拉里巨人似的身體突然向前倒下，額頭碰到了擺在桌上的雙手。

陸士約吃了一驚，他直覺地探索對方的腦波，却一點訊號都找不到。

馬拉里竟然不是一個活人，甚至不是一個人！

陸士約一下子便又發現了這個驚人的秘密。

這一個如此神秘莫測，被稱爲長生不老的養生城統治者原來祇不過是一個人造的「偶像」，

一個擬人的機械人。

他匆匆地巡視了其它的房間，所看到的更加確定了這個事實，除了馬拉里的辦公室和外面的候見室之外，其它的房間都空無一物，連一點傢俱也沒有。

他又檢查那具機械人，發現體內有許多精密異常的機械裝置，用來控制它的面部表情與發出各種聲音等。所有這些控制都有電線通到坐位底下，陸士約繼續追尋下去，發現所有的線路最後都通到了城市電腦，因此事實上是一個複雜得難以想像的超級電腦在管理著整個養生城。

陸士約考慮了一下，毅然作了一個決定了。

他把馬拉里的身體移放到地上，然後自己坐到了它的位置上。

他終於知道誰是安得士域的眞正主人了。

多麼龐大而複雜的人工智慧系統啊！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如此規模宏大的設計，將來可能也不會有。

雖然有關養生城確切的建立日期不能確定，不過這個電腦系統已經接管了這個城市有一萬年之久。

這個管理系統有充分自我修復與自我維持的能力，可是它却缺乏自我啓發的本能，它不會成

爲一個瘋狂的統治者，但同時它也祇是一個工具而已。

電腦除了可以應付各種可能發生的問題之外，還能夠補充所需要的物質和能量。各種遙控的機器深入到地殼之內，開採出各種礦物，自動控制的工廠提鍊出各種金屬，機械人在地下的農場裏生產各種食物、飲料與藥物。

殘酷的城際戰爭把地球造成了一片荒野，祇有養生城的電腦提供了保護和安逸的生活，時至一萬多年後的今天，這個萬能的電腦系統仍在不息地運轉著。

它有足够的防衛能力來抵抗外來的攻擊。當田園紀人從遙遠的未來發射了武裝機器來到這個時代的時候，養生城的電腦立刻分析了整個情況，估計了各種對策的可能後果，最後便建成這個龐大無比的保護罩。

這是一千世紀以前發生的事情。

祇要是武裝機器還懸在空中，電腦便會繼續維持這個保護罩的存在。

這種僵持的狀態很可能會永遠維持下去。

陸士約繼續伸展他的射電神經觸覺，發掘出更多的資料。

電腦無法體會時間的意義，時間對它並不是一個作用因子，而祇是一個統計分析上用的基礎

。它記錄了居民的出生，成長到老死，如此而已。對於這個過程它不下任何結論。

因此它也沒有注意到在它的過度保護之下，人類正在逐漸走向衰亡的事實。

或者，說得更正確一點，它看到了出生率降低，人口愈來愈少的事實，可是它祇是用這種資料來估計食物與房屋的需求及環境管理上的依據而已。

這就是問題所在，電腦沒有眞正「思考」的能力。

馬拉里打從開始的時候就是一個虛構的人物，一個發言人，電腦透過他來發布命令，然後由下面的管理部門貫徹它的政策。

怪不得連未來的田園紀人都無法查出馬拉里的來龍去脈，祇知道他是一個長生不老的人。

由於馬拉里就從來不曾存在過，所以他不是陸士約的敵人。

電腦也不會是他的敵人，因爲它祇是一部沒有感情與思想的機器。

電腦從來就沒有派遣過銀衣人去追殺他！

陸士約警異地繼續追索下去。

資料庫裏壓根兒就沒有有關銀衣人的資料！

看起來這又是憐雪小姐的一個大謊話了，她爲甚麼要這樣做呢？

既然馬拉里亦即養生城的電腦並沒有派出銀衣人，顯然就是憐雪，海鳳鄰或者是田園紀的科學家們動的手脚了，因此從頭到尾都是他們在指揮銀衣人。陸士約搜遍了整個資料庫，找不到任何相反的證據。

電腦不知道在第二十世紀中有所謂陸士約其人，也沒有任何有關射電神經超人的資料，電腦的資料從來就不曾上溯到第二十世紀。

安得士城裏沒有人要殺他，要對付他的祇是田園紀人。

陸士約本來已猜到所有謀殺他的陰謀其實都祇是一些人造的幻象而已，現在的問題就是要猜出對方的目的。

他的思想從電腦的資料庫中收回來，開始把整個事情歸納起來。

第一，田園紀人佈置了一個假局，使他以爲自己的生命是在危險之中，而安得士城是幕後的主持人。

第二，事實上他的生命並沒有危險。

第三，所有以前對他的攻擊事實上都是假造的幻覺。

要分析這些行動的目的，就要看看它們的結果。

那柄在半空中向他開火的手槍，那輛幾乎把他撞死的大轎車，這兩個幻像達成了甚麼任務呢？

答案就是，它們都直接促成了他的超覺移位。

超覺移位雖然祇是他的超人能力的一種，但却是最重要的一種。

這種能力長期潛伏在他的身體裏面，沒有受到注意，除了有一次在韓戰期間救過他的性命。

那兩次奇異的謀殺行動的目的就是要喚醒他的記憶力，人類的腦子常常會故意忘掉一些無法解釋的事情，他也的確是把它忘記了。

然後，爲甚麼呢？

理由有好幾個，其一就是刺激他的射電神經系統，就像是運動員刺激一些久而不用的肌肉一樣。

其二就是要他明白，他的超覺移位能力是可以經由理智來控制的。

更重要的就是，超覺移位不但可以通過空間，還可以通過時間！

憐雪與海鳳鄰的影像都可以投影到二十世紀去，不過他們的出現說不定祇是催眠術的結果。

但是一個機械人是不可能被催眠的，養生城的電腦也有某種保護性的裝置抗拒任何外來的干擾，祇有一個射電神經超人的觸覺可以進入它的神經系統之中而不受到注意。

當陸士約的神經觸覺進入電腦的資料庫裏面的時候，他也曾經遇到了電腦的反滲透防護措施，可是他輕而易擧地把它們推開了。

結論就是，那些幻像的謀殺行動至少達成了兩項任務，第一就是喚醒了他的超人能力，第二就是使他以爲馬拉里就是要殺死他的人。

最先的兩次謀殺使他驚惶失措，自動找到了海鳳鄰的屋子裏，然後一番經過細心佈置的談話向他灌輸了超覺移位的觀念，同時也給憐雪小姐的出現提供了合理的場所，使得她可以向他敍述一個半眞半假的故事。

他接受了憐雪的勸告，開始向偉士城逃亡。

然後那些銀衣人的幻影就出現了……。

等一下！那些銀衣人難道眞的祇是幻影嗎？他們曾經擊毀了他的飛機，使它迫降在森林內，甚至還放火燒森林要把他趕出來。

他回想起看到樹林大火時却嗅不到煙味，雖然風是向他這邊吹的。當時由於太緊張了，他並

沒有注意到這個不合理的地方，他的腦子祇是把這項資料存起來而已。

要愚弄視覺是很容易的，攝影師，化粧師及魔術師都知道如何做到這一點。人類的眼睛祇看到心裏所想到的東西。

但是嗅覺是很難愚弄的，不過他想起檢視他的手槍時的確嗅到火藥的味道，可能因爲嗅覺的幻覺很難模擬，所以他們祇做了一次。

那架在半空裏熄火的飛機又是怎麼一回事呢？可能有一道閃電預先佈置在那裏配合引擎的突然爆炸，不過這已無關重要了，總而言之他們的目的已經達到了，那就是——

陸士約沈醉在他的思考中，他的眼睛捕捉到一些移動的人影，他抬起頭來。

憐雪小姐與海鳳鄰站在面前，面帶微笑地看著他。

武裝機器

面對著兩個一直都在玩弄著他的人，陸士約竭力保持平靜。

他一言不發，好奇地打量著對方。他們在這裏出現說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時間已經不多了，那個所謂臨界點已經快到了。

再過一會兒，他就會被逼作一個史無前例的決定，其後果將會影響到整個人類的未來，而他是唯一能够作這個決定的人。

有一陣子他感到一陣軟弱的恐懼，希望把這個重大的擔子交到別人手上，讓別人去操這個心，但是這種心理慢慢地消失了，代之而來的是一種新的決心，準備挺起胸來面對歷史交給他的任

務。

既然他是人類中唯一可以摧毀這個保護罩的人，當然他也就是唯一可以決定是否應該做這件事的人。

那兩個人還是老樣子，憐雪小姐修長的身材裹在一件閃閃發亮的衣服裏，桑達士的灰色假髮與鬍子已經拿下來了，他現在的打扮完全就是陸士約記憶中的老朋友——海鳳鄰教授的樣子。

三個人靜靜地等著別人先開口說話，陸士約仍然在想著他的決定。

憐雪小姐終於不耐煩地偷看了一下她的手錶，一個沒有帶子的小儀器，好像是直接貼在手腕上的。

「時間已經不多了！」她開口說道，「臨界點已經快到了，根據我們的計算，你應該已經明白了所有的事情了，你還在等甚麼呢？」

陸士約斯文地答道：「我已經明白了大部份的事情，不過還有一兩點疑問要澄清一下的。」

她美麗的眼睛眨了兩下。

「那麼請你快點問清楚吧，時間實在不多了。」

海鳳鄰和靄地打斷了她的不耐。

「請讓我先把目前的情形肯定一下，士約，假如我說錯了的話就請你指出來。以我看來你已經可以完全控制你的射電神經能力了，對不對？」

陸士約靜靜地點了點頭。

「是的，否則我是不可能從你的能量室裏逃出來的。能量室中那一段時刻大概是我唯一眞正的危險時刻對不對？」

「好極了！你眞不負我們的期望。是的，假如你的超人能力不能及時發展成熟的話你的確是會喪生在裏面的。不過當你和計程車一起沉到河裏去的時候也是一個眞正危險的時刻。那一次完全是偶發的事件，不在我們的計劃之中。即使是一個射電神經超人也可能發生意外的。你一定已經明白那幾次奇異的謀殺事件祇是田園紀的心理學大師們用能量流投射到你的腦子裏的一些幻像而已。祇有能量室的試驗是眞正致命的，這是我們計劃裏最重要的部份。你還知道了些甚麼呢？」

陸士約把有關他們兩人的突然出現以及馬拉里的眞正身份，還有養生城的電腦等都告訴了他們。

「不過還有一點是我不明白的。」他補充道，「就是憐雪小姐交給我的那一段小圓管，說是

可以把我帶到安全的地方。我是照著她的話做的，却一點效果也沒有。我最後還是憑我的超覺移位逃出河底的，我非常肯定這一點。」

海鳳鄉不住地點頭：「你說的不錯，不過你要明白，在那以前的措施祇能使你了解，當生命面臨危險時你可以用超覺移位逃離現場。更困難的是還要令你相信你的超覺移位也可以用來脫離時間的限制。憐雪給你的那一枚金屬小管裏是一段以高速播放的錄音帶。雖然它並沒有眞正把你救出去，不過還是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

「那段錄音帶說些甚麼？我祇能聽到一陣嘶嘶的聲音。」

「祇不過是一段講話的錄音，用加快的速度播出來而已。你腦子裏的理智部份不會聽得出來它的意義，不過你的潛意識却是聽得懂的。這一部份同時也是控制你的射電神經本能的所在。你腦子裏理智的部份是邏輯性的，我們沒有時間去慢慢說服它，但是你內在的潛意識却是原始的，而且祇以靈感作爲行動的依據。這一部份同時也記錄了你日常生活中的許多瑣事，都是你的理智部份早已遺忘了的。」

「我還是不大明白。」陸士約說道。

「是這樣的，對於你的理智來說，那枚小圓管發出的祇是一片嘈雜而無意義的聲音，但是你

的潛意識的部份却把它們記錄下來，並且嘗試用慢速來分析它們。那一段錄音帶告訴你說你可以超越時間，它並且把一個新的時空坐標告訴了你的腦子，要你立刻跳到那邊去。對於這樣的一個命令，你的理智一定會懷疑，會追問，會考慮，但是潛意識却是盲目的，它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行動，因此它就開始作用了，而你就移位了，雖然移動的方位不十分準確，不過也差不了太多了。

聽了這樣簡單而又有效的解釋，陸士約不禁呆住了好一會兒。

「就是這麼簡單，它告訴我可以在時間流之中移位，然後就給了我一個新的時間和地點，如此而已？」他終於說道。

「那枚金屬小圓管的分子結構是根據此間都市紀的烱態（Entropy level）製造的，當你一旦開始脫離原來的基礎時間流的時候它會把你向著恆界烱譜上的這一個方向拉過來，不過這祇是一個加强的預防措施而已。」

憐雪小姐又在看她的錶，她帶著緊張的聲音說道：「我們沒有時間來作這些無益的解釋了，臨界點距離現在纔不過二十分鐘了，你現在就得動手把保護罩撤去！」

陸士約帶著沈思的表情凝視著這個美麗的少女。

「假如我沒有在適當的時候把保護罩毀掉會怎麼樣？」他好奇地問。

「但是你一定要！」她驚叫起來，「因爲你是這樣做了的。我們田園紀的歷史中記載了確確實實的時間，那個從遙遠的過去時代而來的射電神經超人把保護罩撤去了，從而導致了安得士城的瓦解——」

「但是若我沒有在這個時間內完成這件工作的話會有甚麼後果？」陸士約仍然堅持要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

海鳳鄰插嘴了，他的眼睛裏透露出憂慮的神色。

「請你等一下。」他向憐雪小姐說道，然後又轉向陸士約，「陸士約，你是否知道怎樣把那個保護罩撤去？請你一定要愼重地回答這個問題，因爲這是非常重要的，許多假設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你是否完全有這樣的能力？」

陸士約沈思地看著他，過了一會纔回答。

「是的，我隨時可以把它撤掉。」

「那麼我也可以假定，如果你要的話，你有足夠的能力把養生城毀掉是不是？」海鳳鄰仍然不放鬆。

陸士約不明白對方何以如此緊張，不過他仍然老實地回答道：「我可以。」

「好極了！再一個問題，難道你不同意人類一定要從目前的狀況中解放出來，否則就會完全滅絕嗎？」

「是的。」陸士約慢慢地說道，「我也同意這一點。」

這時候憐雪小姐不耐煩地插了進來。

「那你還猶豫甚麼呢？現在每一秒鐘都是珍貴的！」

「因爲我還有一件事情要澄淸的。」陸士約坦白的回答她，「我還沒有接觸到武裝機器，我必須了解他的動機和意向。」

「武裝機器？」她難以置信地看著他，「那會有甚麼問題呢？它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摧毀養生城並且解放裏面的人類，你難道會懷疑這一點嗎？」

「不完全是懷疑，我必須先知道當養生城被摧毀之後武裝機器會不會自動停止，假如它繼續它的工作，開始屠殺城裏的居民的話，那是誰都無法保證的。」

憐雪小姐的表情非常狼狽，不知道該如何來回答這個問題纔好。

她終於開口道：「不過，它是由田園紀的超級心理學大師所設計的，它的唯一任務就是要攤

瘓這個城市，我們並且加了制約在上面以肯定它不會傷害到居民。」

陸士約回答道：「我相信你的話，可是那些制約却是一萬年前放到記憶系統裏面去的，我又從何曉得這一座具有人工智慧的空中堡壘不會在這一段漫長的時間裏發展出它自己的邏輯，並且培養了新的動機呢？你自己也承認你們在許多年以前就已經失去了對它的控制，我們又怎能確定它還會服從以前的命令呢？它或許已經找出了一些路線來繞過那些制約了。」

理智開始在他的話裏昇華，陸士約繼續說下去。

「這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可能性，如果我現在就把保護罩撤去的話，就等於是把外面手無寸鐵的人類最後殘存的份子交到歷史上最具毀滅性的超級武器的前面，而這個武器的程式却是一萬年前制訂好的。雖然我希望錯誤不會發生，但是我却不能不愼重考慮它的可能後果。」

「但是臨界點馬上就要到了！」憐雪小姐絕望地喊道，「除非你現在立刻行動，否則就要危及到田園時代的存在啦！」

「我知道！」陸士約煩惱的回答，「但是我從來沒有跟武裝機器接觸過。我曾經進入了養生城電腦的資料庫，了解它的作用與目的，但是有關武裝機器的資料却一點也沒有。我不能在情勢未明以前就此動手。貿然行動的結果可能會導致一場無法挽救的大災難，假如我現在就把保護罩

撤去的話，那座武裝機器說不定馬上就會丟一個核子彈下來把整個城市炸爲灰燼！難道你看不出來嗎？這可能是最壞的結果了。」

她的聲音充滿了絕望。

「但是你已經沒有任何時間啦！臨界點還有幾分鐘就到了，你現在就得立刻決定，並且付諸行動，你沒有任何時間來與武裝機器接觸了，你懂我的意思嗎？一點時間都沒有了！」

陸士約也不禁緊張起來。事情已經發展到了令他進退維谷的地步。理智告訴他必須謹愼行事，時間却不容許他作任何拖延。

他正在被逼著作一個無可挽救的行動，他可能爲此痛悔萬分的。一陣怒意從他的心底向上昇起，最後形成了一種決不讓步的決心。

那些遙遠的未來的田園紀人一直都在愚弄著他，他已經完全厭倦了被人玩弄於股掌之上。他不是一個小孩子，更不是一個工具。照他看來那個所謂臨界點的精確度並沒有他們所强調的那麼嚴重，說不定這又是一種利用他的藉口。他看不出來這個臨界點早一刻與晚一刻到來會有甚麼差別。因此儘管憐雪小姐一再緊張萬分地要求他立刻行動，他仍然堅持一定要先與武裝機器接觸過後纔能決定。

就在雙方都在爭持不下的時候，一個靜靜的聲音打斷了他的思路。

「你無需擔心與武裝機器的聯絡，陸士約，事實上你早已經跟它聯絡過了，因爲我就是武裝機器，武裝機器就是我！」

陸士約大吃一驚，他抬起他的頭來，發覺說話的人竟然是——

海鳳鄰！

眞相大白

陸士約帶著難以置信的神色瞪著海鳳鄰，甚至連憐雪也凝視著她的同伴，臉上充滿著驚訝的神色。

就在他們兩人都看著他的時候，一個非常奇異的轉變在那老人的臉上發生了。

那一張本來非常和藹的臉慢慢變成了一片橡皮似的組織，數以千計的小肌肉條，曾經在那一副面具底下牽扯出各種我們稱之爲「表情」的東西的，現在都僵硬地伸直了。

陸士約一生中從來沒有見過如此怪異的轉變，就在他與憐雪小姐的注視下，生命似乎從那張臉孔上慢慢地消退了，就好像是潮水往後退一樣，留下的是一片空洞，平靜和機械式的面具。

當海鳳鄰開始說話的時候，生命的氣息也從他的聲音裏消失了，這是一種平平板板的語調，陸士約曾經聽過用電子儀器模擬的人聲，與這個完全一模一樣。

「一萬年以前，田園紀的文明世界把我送到了這個時代來，當我在安得士城的上空出現時，我就開始存在了。

「在我開始有了知覺的幾秒鐘之內，我的思想中樞把這次任務可能會遭遇到的各種反應都審視了一遍，其中包括養生城的電腦系統可能會產生某種障礙來保護它自己，我本身具有的所有力量可能都無法穿透這層障礙。

「從我的各種應急設備中我製成這一具機械人，並且把它送進了養生城之內。由於它的樣子與人類一模一樣，所以它的出現並沒有引起任何注意。

「從此我就以兩位一體的狀態存在着。」那個機械人繼續說道，「當我的機械本體開始襲擊養生城後不久，電腦立刻就在它的周圍建起了這一個保護罩，使我的所有攻擊都完全失效。但是由於我的桑達士本體早已混進了城內，我就開始嘗試從裏面把它推翻。」

桑達士向憐雪作了一個手勢，繼續道：「後來她便出現了。祇有思想的脈動可以穿過保護罩，因爲感性的能量波是以時空連續體裏面的次以太爲傳導媒介的。田園紀人好久以前便發現了這

項原理。他們用來觀察城裏的情形。田園紀人一直想扭轉居民的享樂心理，他們發現祇有我的行爲合乎他們的期望，所以就派了憐雪的影像來這裏跟我合作，我猜她從來沒有想到我這個所謂革命性的哲學家其實祇是一個模擬的機械人而已。」

「說眞的；我做夢也不會想到——」憐雪小姐喃喃地說道。

那具肉身的機械人靜靜地看著她道：「我想沒有必要告訴你我的眞正身份。」然後他又轉向陸士約道：「當我們終於計算出人類歷史上一定會出現一位射電神經超人的時候，我們就着手擬定了一個行動計劃，目的就是要把你引到這裏來並且喚醒你的能力來幫助我們贏得這場戰爭，從而解救已陷於絕境的人類。」

海鳳鄰靜靜地看著陸士約，他的臉孔毫無表情，眼睛裏的意義却非常深刻。陸士約的心又開始猛跳，他知道不久便要面臨那一個一再拖延的決定了，但是他仍然不知道這個行動的後果將如何。

但這時桑達士又開始說話了。

「爲了要培養你的超人能力，我們不得不向你撒謊，並且假造一些事實來引你上鈎，甚至還故意威脅到你的生命安全，對此我們非常抱歉，不過爲了完成這件工作，這些都是無法避免的措

施。」

陸士約點頭說道：「我明白的，而且我也不記恨，那些所謂危險事實上也祇是幻像而已，我也沒有受到傷害。」

那個機械人表示同意。

「現在我們到了最後的關鍵時刻。下面我將做一件事，這件事可以充份地向你證明武裝機器並無其它潛在的陰謀而我的機器本體在過去一萬年中也沒有喪失了理智。這是一個一定可以令你信服的證據，而且也祇有我纔可以提供這個證據，因爲我完全相信你的話。」

陸士約皺起眉頭道：「你是指那些話？」

「就是有關你現在的能力足以摧毀安得士城的這句話。」那個機械人回答，「否則我就不會做出這件事來了，現在你們兩個都仔細聽著——」

桑達士走到牆壁的旁邊，推開一片非常美麗的掛氈，露出一片圓形的毛玻璃版，下面還有一些按鈕和指針。它撥動那些按鈕，那片玻璃做的銀幕上出現了各種線條，然後焦點開始集中。

銀幕上出現了一片蔚藍色的天空，還有幾朵灰色的雲彩在上空飄過。然後一個龐大無比的物體佔據了整個畫面。陸士約驚奇地認出來就是武裝機器。

「這具電視機是怎樣作用的呢？我以爲所有無線電波都無法通過保護罩的呀！」他迷惑地問道。

「基本上是如此，不過馬拉里專用的電視却是一個例外。它用一種多元性的光譜，繞過了保護罩的干涉。」

那隻機械人的手臂轉動著，很快就把畫面調整到最清晰的程度。

銀幕上的武裝機器看起來纖毫畢現，在明亮的陽光照耀之下每一部份都散射出奪目的光彩。整體看起來有點像一個大陀螺，尖端朝下，懸在半空中。

這一座金屬做的空中堡壘像一片雲似的飄浮在安得士城的上空，表面分爲許多複雜無比的部份，時而突出一塊莫可名狀的塊狀物，還有許多迷宮似的管道在上面。

猩紅色的金屬在太陽下閃閃發光，一萬年的風吹雨打似乎一點也沒有改變它威武的外貌。但這却是一座有思想，有訂定計劃的能力的機器，從事了一場人類歷史上最長久的戰爭。陸士約無限欽佩地凝視著它，實在很難相信它祇是一個人造的、沒有生命的東西。

那一個名叫海鳳鄰／桑達士的機械人最後一次轉過身來，默默地看著他們。有一陣子陸士約覺得自己在那一張冷靜的臉孔上看到了一些似乎是感情的痕跡。

會不會是——寂寞？

甚至也可以是——憂傷的訣別？

「請你們留心看著這面銀幕。」它莊嚴地說道，「不久你們就會明白我的所謂證據是甚麼東西了，到那時候，陸士約，你心裏再也不會有一絲一毫對於武裝機器的疑惑了。現在，我要向兩位告別了！」

話一說完，海鳳鄉的影像就突然消失了！

房間裏的兩個人都同時吃了一驚。憐雪小姐驚訝地叫了出來，惶然回顧。陸士約搜索整個房間，海鳳鄉的能量流已經完全消失了。他們相互對望一眼，都不知道該說些甚麼纔好。

然後憐雪小姐倒抽一口涼氣，用手指著銀幕。

過去一萬年以來一直停在半空中的武裝機器第一次開始移動了。首先它繞著自己的軸旋轉，然後慢慢地向上昇。

陸士約竄到電視機前準備調整焦距，卻發現攝影機自動地跟著目標調整。當武裝機器上昇到大約離地面五哩高的時候，影像就開始變得模糊了。

可是武裝機器卻一直往上昇，在銀幕上愈變愈小，最後變成一個暗紅色的小點，背景是蔚藍

色的天空。

「發生了甚麼事，這種事從來也沒有發生過的，武裝機器居然自動脫離位置了！」憐雪小姐的聲音充滿著驚異。陸士約祇能聳了聳肩，不知道該說些甚麼纔好。

在離地面十哩高的天空，武裝機器靜靜地浮在那裏，俯視著下面的大地。

然後銀幕上出現了一個巨大無比的震盪。

一陣明亮得令人難以逼視的閃光，其强烈之程度幾可與超新星的爆炸媲美。

一個烈日似的火球飛快地向四面擴張，愈來愈大。

白熱的火球慢慢轉變爲黃色，然後是暗紅色。

巨大無比的雲層覆蓋著大氣層，天空中充塞著赤熱的氣體和氣化的金屬。

武裝機器就此消失不見了！

陸士約慢慢地開始了解這個自殺行爲的意義了。

正如憐雪小姐與海鳳鄉所說的，時間已經不多了。臨界點馬上就要到了。他們沒有時間來向他證明武裝機器的無害。

所以它就乾脆地毀滅了自己！

既然它已經不存在了，它也就不可能對解放後的人類構成任何威脅了。

它可能原來就有自我毀滅的裝置，以備不時之需，又或者它故意加速核子熔合反應器的作用，最後觸發了核子爆炸，不過這都無關重要了。

有好一陣子陸士約祇是默默地凝視著電視銀幕，他的眼睛裏含著淚水。一個人竟然會哀悼一具機器的死亡似乎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機器祇不過是一個沒有靈魂的工具而已。

可是陸士約的心中却沒有想到那一座龐然大物，他想到的却是他記憶中的老朋友海鳳鄰，一個溫和，活潑而又充滿智慧的學者，一位良善的老人家。這些感覺到底是眞正的經驗還是別人移植到他的腦海裏的記憶並不重要，陸士約明白他引以爲至友的這個人其實祇是一具人造的機械系統，他的整個身份祇是他腦子裏的投影而已，他却一點也不在乎。

一聲叫喊把他從哀悼的情緒中喚醒過來。

那是憐雪小姐，她正在看著手腕的上錶，全身發抖，臉上充滿著驚慌與絕望的神色。

她抬起她又大又黑的眼睛，非常激動！

「陸士約！時間已經到了！」

「臨界點？」

她點點頭，黑亮的頭髮在蒼白的臉上抖動著。

「現在已經是臨界點了！」

[illegible]

[illegible]

臨界點

陸士約很快地坐上了馬拉里的椅子。

所有的問題都已經完全澄清了，現在是行動的時候了。

透過了椅子底下的線路，他很快地接通了城市的電腦。他的射電神經觸角飛快地向著電腦的中樞地帶滲進去。

各式各樣的能量流蜂湧而來，要把他的知覺淹沒，可是這個來自第二十世紀的超人毫不動搖地把這些充滿敵意的訊號一一撥開了。

他的思想快如閃電地通過了長達一百萬哩長的邏輯線路和其中數以億計的電路接點，向著控

制中心的所在飛馳。

這是一種非常怪異的感覺，一個思想進入了另外一個思想裏面，而後者甚至不是一個有機體。

在這裏完全沒有人間的溫暖與感情，有的祇是陰森冰冷的電子訊號。陸士約神遊物外，在這裏他祇是一個沒有固定形狀的思想流，飛快地奔馳在一層又一層的電子迷宮之中。陽光對於他來說是沒有意義的，因爲他是直接用他的神經來看，來觸摸，來感覺的。在這個電子流的世界裏，他就是思想，思想也就是他！

電子在他的周圍跳來跳去，在他看來都是一些冰冷的紫色光，在各處的神經通道之間閃來閃去。

電腦的本體是一團龐大無比的合成物質，裏面包括了數以億萬計的基本記憶單位。以它們的容量說來，假如所有的基本單位都是一些超小型的電晶體的話，則整座電腦的體積可能比養生城本身還要大。不！這些基本記憶單位是以分子數來計算的。各式各樣的分子，鐵的，銅的，塑膠的，一層一層的分子堆疊在一起，形成格子狀的晶體系統。

在這一片幽深陰暗的世界裏，陸士約的射電神經觸角終於到達了它的目的地，並立刻建立了聯繫。

有一個外來的思想跑到我這裏來了，你是誰呀？

這種思想上的交流是無聲無息的，不過陸士約的感覺上是一種尖銳的嘯鳴，有點像極地的罡風掠過尖銳的冰山。

他開始回答對方的問話。

我來這裏告訴你你的工作已經完成了，當初交給你的任務現在已經不合實際的需要了，繼續下去祇會得到相反的效果，你現在必須停止工作了。

黑暗中又傳來了一陣冰冷的數學音樂，電子在虛空中激蕩不已。

這麼快！我的工作已經到了盡頭了？這個系統建立了纔不過十萬年，最近的這個階段纔進行了一萬年。我停止以後誰來保護人類的子孫呢？

不知是眞的還是幻想，陸士約似乎聽到了一陣喃喃的電子流，像是一聲憂傷的嘆息，他大概永遠不會知道了。

從此以後人類就要自己照顧他們自己了！你的服務已完成了！現在好好的休息吧！

他開始把通往神經中樞的電流撥開。

紫色的瑩光從格子狀的結晶面上逐漸消失。

電腦開始死亡了！

一片一片的區域愈來愈暗，愈來愈冷，人工的智慧愈來愈遲鈍，能量像潮水似地退去。

整個系統逐漸進入了完全靜止的狀態。

然而在那陰森冰冷的迷宮似的線路裏，在那黑暗逐漸合攏的結晶格子裏，一聲最後的嘆息仍在廻蕩著。

這麼快……這麼快……

然後就是一片寂靜。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夜綿綿無絕期！

陸士約張開眼睛，發現自己還是坐在馬拉里的位子上，憐雪小姐站在前面。她的臉色蒼白，混身戰慄，眼睛睜得非常大。

「臨界點已經……過去了。」她悄悄地道。

他臉上帶著疲倦的神色，憂鬱地瞧她微笑。

「一切都很好，養生城已經被摧毀了。」

她瞪著他。

「你瘋了嗎？還是在開玩笑？這個城市還是好好的？」

他點了點頭道：「是的。城市還在，不過它已經倒下來了！」

他站起來，推開一扇門，那扇門原來祇能用特別的密碼纔能打開的，現在卻輕輕一推便開了，外面是一個陽台。

他帶她到陽台上，兩人並肩站在那裏，俯視著下面的城市。

黑色的保護罩已經消失不見了。頭上人造的燈光也熄滅了。經過這多年後，陽光第一次照耀在安得士城的街道上。

「但是……你是怎樣……」她問道。

陸士約微笑回答道：「不必把整個城市破壞掉纔能解放這些人的。整個城市都在電腦的控制之下，祇要把它關掉就行了！」

他們一起往下面看，安得士城仍然是一個仙境似的童話世界，幻想式的建築物，彎彎曲曲的街道，美不勝收的遊樂場，不過在明亮的日光底下開始顯得太華麗甚至還帶有一點庸俗的味道。

這個城市的確是在走向死亡，音樂聲已經停止了，天空中飄來飄去的飛車也一輛接一輛的降

到了地面上，五光十色的霓虹燈也熄滅了。居民在街道上亂竄，不知所措，有的則呆呆地站在那裏，凝視著頭頂上那一片從來沒有見過的蔚藍色的天空。

一個胖女人，全身塗著油彩，用她軟弱的小手不住地捶打身體下面的一輛氣墊車，可是不管她如何敲打，那輛車再也不會動了。

一個年青的女孩，除了塗著顏料的地方外，全身赤裸，拼命要拉開一扇供應食物的蓋子。以前這些櫥子是一推就開的，現在却牢牢地鎖住了，她祇能看著裏面的食物，哭泣不已，最後她放棄了，準備到別處去尋找另外一個食堂。

一個禿頂的男子，穿著紅色的長袍，不住敲打他屋子的大門，可是那扇快門似的入口再也不動了。

在城市的邊緣地帶，在那些柔軟的海綿墊子之外，一群市民聚在那裏，好奇地觀察著外面的荒野，他們記憶中的那一片黑漆漆的保護罩已經無影無踪了，代之而來的是一片早已遺忘在他們祖先的腦海裏的蠻荒世界。就在那個從遙遠的過去而來的男子與那個從遙遠的未來而來的女子看著他們的時候，一些比較大膽的市民已經開始試探性的走了出去。

許多世紀以來，養生城的居民第一次踏上了地球的泥土上！

憐雪小姐突然打了一個冷顫。

「眞是可憐。」她軟弱地說道，「看著他們到處亂奔，又哭又叫，像是一群受了驚的兒童一樣。沒有房子，沒有食物，將來的日子不知道有多痛苦！」

陸士約回答道：「是的，將來實在是一場艱苦的考驗，他們會把這個無用的城市丟下，到荒野之中去，因爲他們實在沒有別的地方可去了。在那裏他們會挨餓受凍，那些怯懦的，軟弱的就此被淘汰，活下來的都是能够適應環境挑戰的人。他們會重新體驗忍耐、勇氣和力量的意義；他們會打獵，種植作物，使用火與水，並且養育更强壯的兒女。有一天他們的子孫會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一個在地球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文明世界。安得士城的教訓將永遠刻在他們的心版上。他們不會再去建造這種城市了。這就是田園紀未來的主人翁。」

她轉過頭去，幽幽地說道：「大概就是這樣了。我本來還以爲……說不定……但是臨界點還是按照著歷史上的記載來臨了，然後又過去了，我們的未來已經獲得了保證，我的工作也完成了，可以回家了……」

陸士約微笑道：「是的，未來總是會戰勝過去的。我眞想看看這些人的後代建立起來的『美麗新世界』。你能不能告訴我，你們的社會裏是不是還保留著婚姻的制度呢？」

面對著她坦率而審核性的眼光，她的臉微微發紅了。

「當然！」她急速地說道。

「那麼請你告訴我，你——結婚了沒有？」

「我——為甚——」她咬著嘴唇道，「還沒有。」

「我也沒有。」陸士約厚著臉皮說，「我很希望能夠到你的時代去，看看這個我曾經參與建造的世界。而且，我還想知道你多一點，到目前為止我看到的祇是你的影子，我希望我們能夠有一些——暫且這麼說——實體上的接觸，好不好？」

她一本正經地挺直了身子。

「難道要我提醒你，在我看來你祇是一個未開化的野蠻人嗎？」她的聲音也是冷冰冰的。

他毫不理會那種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態度，甚至還帶著欣賞的笑容看著她。她的臉又紅了，這一次眼睛中也露出了笑意。

「你說的不錯，不過你可不能叫我相信在你的時代裏女性已經改變太多了，許多時候一個原始野蠻人不見得就比不上一個文明人哩！」

她又想要用她冰冷的目光來鎮懾他，可是在他坦率欣賞的表情下禁不住垂下頭來。

「我……我不要你跟著我去，」她結結巴巴地說道，「你應該回到你自己的時代，我回到我的。」

「我必須提醒你，我可不需要你的准許纔能到你的時代裏去。你難道忘了我可以在時間之中旅行嗎？」

她生氣地回答道：「我也要提醒你，你到不了我的時代，因為你還不知道我是從何時來的！」

他高興地說道：「你說的不錯，不過你可以告訴我，你的時代在何時，對不對？假如你願意的話。」

她首先挺直身子，嚴厲地說道：「我——」然後她又噗哧一聲地笑了出來，突然她的身影開始變暗了。

但是她終於抬起頭來面對著陸士約，他們互相凝視對方，憐雪小姐微笑，這一次她的眼睛裏流露出應有的溫柔與親切，甚至還帶著俏皮的神色。

而就在她的影子消失以前，她的身體向前傾，嘴裏輕輕地吐出了一串數字。

然後她就完全消失了。

陸士約站在陽台上，微笑著，驚奇地發現未來世界的女性還是這樣充滿著人情味。她臨去時說出的那一串數字畢竟代表了一個非常遙遠的未來時代，他可以在那裏找到她。

他到底要不要去呢？爲甚麼不！他反正隨時可以回到自己的時代裏去的。經過了這一連串驚險異常的經歷之後，再要回到他的辦公室裏去過那種刻板的生活，簡直是受罪。

他回想她的樣子，那優雅而修長的身材，包在黑色的衣服裏；鵝卵型的臉孔，黑色而敏感的眼睛，豐滿的嘴唇與黑色的長髮，還有她略帶顫抖的女中音。這一切都深深的吸引著他。不過陸士約自己也明白，他與憐雪小姐之間的距離還大得很。他們之間的「代溝」可能大到無法跨過的程度。她的生活方式對他來說可能是太「文明」了，而他祇不過是一個野蠻人……不過儘管如此，他覺得還是值得去冒險一番的。

而且他已經開始喜歡這種冒險的生活了！

他又想起她冷若冰霜的態度，但是她最後不是對於他的殷勤的態度終於有了反應嗎？

「管它的！」陸士約對自己說。

然後這個從第二十世紀來的射電神經超人就突然不見了。留下的祇是一個空無一物的陽台，俯視著下面一個死亡中的城市。

將來仍是不可預知的，沒有人知道那裏有甚麼！

一個冒險故事已經結束了，另一個纔剛剛開始哩！

後　記

（原作者）

謹以本書向科幻小說寫作的大師——范佛特（A.E. Van Vogt）致最高的敬意。

自從范佛特在一九三〇年代出現以來，科幻小說終於擺脫了沒有生氣的起步階段而進入了以康貝爾（John W. Campbell Jr.）主編的奇幻科學雜誌爲主的黃金時代（Astounding Science Fiction）

康貝爾的雜誌賦予科幻小說一個成熟的生命，而范佛特在這件革命性的工作上佔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范佛特的第一篇作品出版於一九三九年，幾乎立刻就受到了喝采。從那時候起，奇幻科學雜

誌經常登出他的作品，其中包括一些不朽的傑作，如「超人種族。(slan)」，「武器製造者（The Weapon Makers)」與「Ā之世界（The World of Ā)」等。雜誌社經常收到熱心讀者的來信讚美，而范佛特（這是他的姓，他從來不用名字）仍然不斷地發表他的驚人之作。他創造了一種全新的科幻小說。他作品中的精巧的佈局，懸疑的情節絕不遜於狄遜卡爾（John Dickson Carr）的著名偵探小說，但它們仍然是不折不扣的科幻小說。

當我還是科幻小說的年輕讀者的時候，每次讀他的作品都覺得非常緊張與震懾。而現在我自己也是一個作家了，他的作品使我獲益良多。我一直都想寫一篇類似他的風格作品，一個英雄人物，具有潛在的超人能力，陷入了一些撲朔迷離的殺局中，然後在掙扎求生的過程中找到了他的秘密武器，開始反抗。

當這本書的佈局在我心裏完成後，我立刻就看出來這是一篇典型的范佛特式的作品，不管我後來怎樣努力要跳出他的型式，一切都是徒然。我試著改寫了幾次，最後宣告投降，既然這個故事要以范佛特的姿態出現，那麼就由得它去好了！

促使我讓步的重要原因就是我並不是第一個宣告投降的人，好幾個著名作家都作過同樣的事，如漢尼士（Chorles L. Harness）的飛向昨天（Flight into yesterday）與奈達（Damon

Knight）的欄柵之外（Beyond the Barrier）等，讀者說不定也有他們自己心目中的例子。

因此我對自己說：「既然大家都這樣做了，我跟著做也沒甚麼不可以！」

因此「超時空之戰」就這樣完成了。

願以此書作爲對一個最受歡迎的科幻小說大師的敬禮。就是因爲他，科幻小說纔有了今天的成就。

林卡特寫於紐約長島

④科技震撼下的明日世界

彭樹楷敎授編著　廿五開本 定價120元

這是一本窺探未來科學新面貌的書，是教科書，也是通俗讀物。對於目前尚在發展中的尖端科技，做了詳細的介紹與預測。

⑤明日的訊息

賴金男敎授著　卅二開本 定價70元

淡江未來學主持人賴金男，爲國內「未來學」的權威，作者以輕鬆幽默筆調將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未來的發展情形，做了可能的預測與描繪，全書計六十篇，每篇均附漫畫家王丁泰挿圖，相得益彰。

⑥世紀的預言

江才健　譯　十六開精裝 定價420元

從易經、撲克牌、占星、到水晶球，從諾斯特達馬到珍妮狄克遜，他們能夠閱讀未來的徵兆，書中附有兩百多幀彩色、黑白圖片，是一本靈應奇書。

⑦科幻藝術畫集

傑尼沙克士編著　彭廣揚譯　十六開精裝 定價450元

「明日世界」連載「未來的幻象」，介紹英國科幻挿畫、畫家及其作品，富幻想與華麗的美感，彩色精印。

照明出版社

陸續鄭重推出「照耀明日的書」

照明的書，就是要照耀明日

・社址：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43號　民和大厦11樓之2
・電話：(02) 303-6561・303-6554
・郵政劃撥：一〇八九四八號
・郵政信箱六～七四號信箱

・直接函購・九折優待・掛號請加六元
・函購十本以上，八折優待

①科幻文學

呂金駮　著　廿五開本 定價140元

從科幻作品的演進及科幻觀念與構想的發揮，到科幻寫作的理論，本書均有詳細論列，附有彩色及黑白挿圖百餘幀。將科技與文學結合爲一，探索人類未來前途，是我國第一本談「科幻文學」的書。

②科幻歷史圖說

大衞凱爾著　王蓑弘譯　十六開精裝 定價380元

「明日世界」連載。以圖畫及文字，敍述科幻作品的演進歷程，並瞻望未來的發展大勢，書中圖片二百多幀，彌足珍貴，足以啓發科學的發明與發現，更是硏究科幻作品歷史的經典之作。

③銀河迷航記(科幻小說集)

黃海　著　卅二開本 定價70元

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獎助出版，探討複製人類與心靈、腦控制、石油爭奪與美俄大戰、飛碟之謎、再生與永生的可能性、科學與人性，附作者在淡江未來學課程講「科幻小說的寫作」全文。

⑬科幻小小說

星　新一　著　卅二開本
何淑慧　譯　定價70元

這是一部風格新穎，意境深遠的小小說集。原作者星　新一，爲日本文壇小說泰斗。一九六八年曾獲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全書共計四十篇，篇篇情節曲折，趣味盎然，對未來世界可能遭遇的問題做了精闢的透視。

⑭天外異鄉人（三版）

黃　海　著　卅二開本
定價65元

本書是「一〇一〇一年」的增删修訂本，原書於五十八年初版，作者曾以五十八年作品獲得當時救國團蔣主任經國先生頒贈的社會優秀青年文藝作家獎金兩萬元，並獲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獎助出版，十一年後，本書增加五篇科幻小說，删去文藝小說部份，修訂出版。

⑮新世紀之旅（四版）

黃　海　著　卅二開本
定價65元

六十一年初版由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獎助出版。冰凍屍體解凍，醫治復活以後有何結果？在未來，科學家對遺傳工程學的突破，將可以改造人類、複製人類。一個人接受腦移植手術以後，將有何種遭遇？太空旅行者是否在無意中撒播了生命的種子？本書描繪了未來的奇幻世界。

⑯帝國大反擊（星際大戰續集）

張時譯　卅二開本
定價70元

這部童話式的科幻電影，在美國造成比前集更轟動的票房紀錄，本書由名家翻譯，內附彩色挿圖四十餘幀。

⑰超時空之戰

方以庸博士譯　卅二開本
定價60元

一位電子工程師捲入驚險無比的逃亡，他發現自己居然是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變種，一種可以在時空中自由往返的射電神經超人……

⑧銀河帝國三部曲

艾西莫夫著　卅二開本
張　時　譯　三部共210元

美國著名科幻小說家艾西莫夫的經典著作，包括「基地」（定價75元）、「基地與帝國」（定價70元）、「第二基地」（定價65元）三部，中副六十八年十一月九日旅美學人鄭慶慈博士，特別推薦，中副以大篇幅特別介紹。

⑨二〇〇一年太空漫遊

克拉克　著　卅二開本
呂應鐘　譯　定價70元

阿瑟克拉克的經典名作，電影難懂，看本書將能領會其科學與哲學的含意。

⑩第二副軀體

蘇佩爾　著　卅二開本
楊珊珊　譯　定價70元

在二十一世紀，移植腦袋在第二副軀體上，可能遭遇到的種種曲折離奇故事，本書提供的不是科學怪談，而是人類可能的未來景象。

⑪時光機器

傅鶴齡　譯　卅二開本
定價55元

H. G. 威爾斯的成名之作，全書富於文藝氣息，帶領讀者進入時光之流的光怪陸離景象。

⑫異　形

艾倫・迪恩・福斯特著　卅二開本
景　翔　譯　定價65元

（原著改編電影）

太空旅行途中發生的恐怖事件，在這部改拍成電影的小說中，帶領讀者走向一個充滿怪異離奇的世界，讀之令人毛骨悚然，是一部迥異一般的科幻作品。



照明的書，就是要照耀明日

照耀明日的書 17

超時空之戰 (Time War)

著　者・美國・林卡特 (Lin Carter)
譯　者・方以庸
發行人・許希哲
常駐顧問・蘇　子
總編輯・黃　海
出版者・照明出版社
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43號　民和大廈11樓之2
臺北市郵政 6-74 號信箱
郵政劃撥帳號 108948 號
電話：303—6561・303—6554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511號
印刷所・茂麟印刷有限公司
電　話：302—8508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九月初版（1980年9月初版）

定　價：60元

缺頁破損，保證換書

侵害版權・依法嚴究

照明出版社書目

照明文庫

1	穠芳亭（古典愛情小說）	毛蔚領編撰	40元
2	馬利科彎英雄傳（長篇小說）	鍾肇政　著	65元
3	陳嘉宗短評集（評論）	陳嘉宗　著	50元
4	春　泥（長篇小說）	許希哲　著	55元
5	公開的作家市場（文評・譯評）	林富松　著	55元
6	呂茵小品文集 南國風光（小品文）	呂　茵　著	55元
7	抓　帳（銀行員小說集）	張惠信　著	60元
8	相愛容易相處難（隨筆・小說・雜文）	許希哲　著	70元
9	各出絕招（長篇小說）	許希哲　著	70元

照明叢書

・中・英・阿拉伯文發音・會話 文法・字彙全集	李忠堂編著	200元
・仁者不憂——蔣經國先生的話	蔡金宣編撰	200元
・喋喋集（雜文）	許希哲　著	50元
・空空集（雜文）	許希哲　著	50元
・嚮　往（短篇小說集）	許希哲　著	50元
・我之初（雜文）	蘇　子　著	45元
・康　莊（長篇小說）	許希哲　著	40元
・明月溝渠（長篇小說）	許希哲　著	40元
・血腥戀（雜文）	蘇　子　著	30元
・機　緣（短篇小說集）	蘇　子　著	30元
・六載中菲夢幻間（雜文）	蔡景福　著	55元
・林語堂與蘇東坡	蔡炳焜　著	50元
・大賭賽（詩集）	若　艾　著	50元
・翡翠鐲（劇本）	許希哲　著	30元
・獨幕劇選集（劇本）	許希哲　著	30元
・電視劇選集（劇本）	許希哲　著	30元